

「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四之四）

滿義

人間福報主筆

四、證悟的目標不同

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四月八日，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夜睹明星開悟成佛，從此圓滿了自己累劫的修行，也為熱惱的娑婆世界灑下清涼的甘露法水。

佛陀當初證悟「緣起」之理，而後住世四十九年，宣說「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等佛法，以真理之光照亮世間。佛陀證悟當下所發出的「大地眾生皆有佛性」之平等宣言，更為輪迴在生死大海中的苦難眾生，指引出一條離苦得樂、了生脫死的光明大道；因為「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護法論》），因此不管聖凡賢愚，只要依法修行，所謂「勤修戒定慧，熄滅貪瞋癡」，最終必能斷「集」滅「苦」而進趣「涅槃寂靜」的解脫世界。只是理上雖說「佛性人人本具」，但事實上成佛需要「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並非人人都能當生成佛，證入無餘涅槃；所幸佛教的「淨土」思想提供「帶業往生」的機會，使得「求生淨土」成為多數佛教徒修行的最大目標。

提到淨土，總會讓人聯想到西方極樂世界的彌陀淨土，所謂「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阿彌陀佛的淨土思想長久以來一直深植民心，一般佛教徒念佛修行，莫不希望死後能往生極樂淨土；然而過分把希望寄託於來世，往往忽略現世人生的建設，而予人消極避世之感，因此一向以「現證法喜安樂」為修行目標，以「建設佛光淨土」為弘法要務的星雲大師主張：「淨土其實不只西方，離我們最近的彌勒淨土，比西方極樂世界更容易往生。甚至我們所居住的娑婆世界，也可以轉為人間淨土：只要我們這個世界沒有惡人的侵擾，沒有政治的迫害，沒有經濟的缺陷，沒有情愛的糾紛，沒有交通的事故，沒有環保的污染；有的是諸上善人聚會一處，有的是善良同胞和諧敬愛，這就是人間淨土的實現，何必一定另求淨土？」（《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佛教的前途在哪裡？第三講》）

大師主張把娑婆穢域轉化為佛光淨土，希望建設淨土在人間，主要是立論於「以人為本」的佛教，不但「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阿含經》），乃至從《法華經》的「盲龜浮木」與《阿含經》的「得人身如爪上泥」之譬喻，在在都說明人身的難得及人生的可貴；

「既然人間是如此的重要，爲什麼我們要將希望寄託於未來的淨土，而不把目前的世間轉化爲安和樂利的人間淨土呢？我們爲什麼要追求不可知的未來，而不去落實現世國土的身心淨化呢」（《佛教叢書·教理·佛教的淨土思想》）？

其實，把希望寄託於來世的心態，並非只有佛教徒如此，在過去一般人的觀念裡，不也總是把宗教當成現實生活失敗已極，走投無路的時候，才以宗教信仰爲精神歸宿；而不少宗教也總是教人把希望寄託於渺不可知的未來，因此宗教常被一些自鳴受過現代科學新知洗禮的知識分子，嗤爲不能解決現實病痛，只是暫時麻醉神經的鴉片。事實上大師認爲，宗教真正的目的並不在叫人逃避現實，躲入未來世界的象牙塔裡，而是勇敢的面對當前的痛苦，並且找出離苦得樂的方法，因此宗教對於未來雖然有美麗的藍圖，但是更注重現在世界的開發與完成，而佛教就是典型的例子。

大師舉例，佛教講時間，雖然說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但是著重於現在；佛教講空間，此世界、他世界、無量十方諸世界，但是著力於本土世界的淨化；佛教講有情，不止人類而已，地獄、餓鬼、畜生，乃至十法界無量眾生，但是重視以人爲本的佛法，以人爲本的解脫。因爲現在的問題如果沒有辦法解決，更遑論無量阿僧祇劫的未來；吾人所居住的娑婆穢土都無法淨化，如何去莊嚴其他的國土？此世界的眾生都無法教化，如何去濟度無量的眾生？因此現代化的佛教，雖然說三世、十方、無量眾生，但是更重視此時、此地、此人。（佛教的現代化／講於台灣省政府省訓團）

由於大師深切體認佛教重視現實生活的人間性，因此他提倡人間佛教，主張要將佛法落實在現實生活中，要注重現世淨土的實現，而不是把希望寄望於將來的回報。也就是說，人間佛教不但重視未來，更重視現世的福祉與安樂，對於過去一般人學佛，總把希望寄託於來生，希望透過今生的修行，死後能夠往生淨土，讓來世過得更好，甚至刻意崇尚苦行，冀以今生的受苦，換取來世的快樂。如此不重視現世的富樂，卻把希望寄託在渺不可知的未來，大師認爲這是不切實際的，他主張「要把幸福、快樂在當下成就，不必將希望寄託於未來，今生所有一切的行善、修持、修福，在現生就可以得到回報，不必寄望於來生而厭棄世間」（《星雲日記·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五日》）。

「重視現世的成就，希望把淨土建設在人間」，這是人間佛教的意義與價值所在，也是「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很重要的思想特色。在大師的理念裡，所謂「人間佛教」，就是以佛法來美化人間，也就是把佛陀對人間的教化、開示，一一落實在生活裡，透過對佛法的理解與實踐，增加人間的幸福、快樂、美滿。所以大師把「人間佛教」定義爲「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人間佛教思想語錄》），舉凡「佛說的」三皈五戒、四攝六度、四無量心、緣起中道、無常苦空、五停心觀、三十七道品等有助於提昇「淨化、善美」人性的佛法，都是人間佛教所要弘揚的；凡是「人要的」自由民主、和平安樂、解脫自在、歡喜融和等「淨化、善美」的人間社會所應具備的條件，就是人間佛教所要致力達成的目標。

人間佛教的思想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的一道光明，大凡世間上不論古今中外，不管任何領域的專家學者，所發表的思想、學說，如果不能對世界的和平，乃至對人類的幸福有所增進，不管再怎麼精闢、先進的論述，都將成爲空談。佛法也是一樣，儘管佛教的真理再怎麼深奧微妙，如果不能落實到生活裡，讓人受用，給人利益，也將形同虛設，所以佛法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唯有將兩者融和應用，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因此勝義諦固然是人間佛教，世俗諦也是人間佛教。

大師的人間佛教正是掌握了此一要旨，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他創建現代化的佛光山教團，矢志把佛光山建設成爲生亡皆可往生的人間淨土。他成立養老育幼、醫療安葬、急難救助等福利事業，解決人生的生老病死等現實問題；他積極推動佛教的教育、文化事業，以佛法來啓人智慧，教人明理悟道，從而解脫煩惱，提昇性靈，共創人間和諧的社會。

大師深知佛教本來就是一種教育，佛教是佛陀對人間所作的教化，依各種層次需要而分有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生活教育、思想教育等，旨在教導人們如何求真、求善、求美，以提昇自我的般若、慈悲、菩提之精神領域。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正是秉持佛陀「以人爲本」而「示教利喜」的本懷，實踐大乘佛教入世的精神，積極投入社會，關懷人生，他把佛法與世法融和一致，從人生的現實生活及各種問題的解決上，徹底落實人間佛教。

例如，現今社會面臨戰爭的威脅、金融的危機、種族的衝突、生態的破壞、傷殘的福利、人口的老化、社會的犯罪、失業的貧苦、家庭的暴力等問題，大師一方面到處講經說法，努力著書立說，積極宣揚佛教的因果業報、無緣大慈、尊重包容、同體共生、天下一家、法界一如等思想，並針對各種社會問題以座談方式提供解決之道，乃至創辦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舉辦各種淨化人心的社會運動等。大師透過人間佛教的弘揚與實踐，徹底改變了佛教的社會功能與定位，他讓佛教不再只是一種宗教信仰，或是純學術研究，而是一種契合時代需要，可以圓融應用於生活，能夠指導世道人心，發揮經世致用、覺世牖民之功的偉大學說與智慧。

關於這一點，四川大學陳兵教授的一段話，正好做了有力的印證，他說：「星雲大師根據佛法與世法不二的原則，提出『佛法爲體，世學爲用』，倡導佛教徒以佛法的智慧爲本，廣學世間的天文、地理、醫藥、數學、航海、貿易、心理學等知識技能，掌握服務社會的方便，並以佛法的正見，觀察社會問題，對民生經濟、國際形勢、民主人權、自然生態、教育改革、種族衝突、優生保健、生態環保、家庭暴力、試管嬰兒、器官捐贈、風水地理、看相卜卦等種種問題，以佛法的智慧，提出契理契機的對治辦法。此外，對自殺、死刑、核武、戰爭，以及安樂死、複製人等問題，皆汲取世間的醫學、心理學、生化科學爲用，融和佛法的理體，以解除現代人的迷思。」

乃至大師「就世人關心的各種問題，作過〈佛教的財富觀〉、〈佛教的道德觀〉、〈佛教的女性觀〉、〈佛教的福壽觀〉、〈佛教的政治觀〉、〈佛教的忠孝觀〉、〈佛教的未來

觀〉、〈佛教對生死命運的看法〉、〈佛教對社會病態的療法〉、〈佛教對民俗病態的療法〉、〈佛教對心理病態的療法〉、〈談情說愛〉等演講，他所編著的《佛光教科書》中的〈佛教與世學〉、〈實用佛學〉分冊，及《佛教叢書》中的〈教用〉專冊，更廣泛闡明了佛教與法律、哲學、科學、教育、管理、觀光、農林、環保、藝術、禮俗、企業、交通、印刷、建築、會議、心理諮商等的關係，一一說明了佛教在這些問題上的獨特智慧及效用價值，對邪見迷信和世學的局限性作了揭析批判，其內容幾乎涵蓋了大部分社會問題和文理工各門學科（《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陳教授還發現，「針對種種社會問題、人心病態，星雲大師依據佛法，提出種種解決方案：以佛法的平等思想對治人間的不平等，提倡人人相互尊重，爭取世界和平；以佛法的人本思想對治對生命的不重視，制止殺戮，保護動物，鞏固人倫；以佛法依正不二的思想對治環境的破壞、生態的失衡，讓全人類覺醒『地球是我們的家』，惜緣、惜物、惜生；以佛法自然的緣起觀對治行事的悖理，以平衡協調為處事的準則，提高生命的素質；以佛法的因果觀對治違法亂紀、道德淪喪，使人們自覺遵守道德規範；以禪的調心對治人心的緊張、孤獨、迷惘，使人們擺脫煩惱的纏縛，保持輕安、活潑、自然、純淨的心態；用以鼓勵代替責備、以慈愛代替呵罵、以關懷代替放縱、以同事代替隔閡的方法，對治教育的病態，培養身心健康、有道德、有慈悲、愛社會、愛國家的下一代」（《普門學報·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另外，前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先生也有所見，他在一篇〈人間佛教與生活儒學〉（《普門學報》第一期，二〇〇一年一月）中談到：「儒家現在才開始談面向生活世界，才開始反省到其語言太學術化、非民眾所能瞭解，才注意到應有具體可操作之社會實踐方法，才呼籲要辦社區教育。而這些，不正是過去佛光山星雲大師所代表的人間佛教之作爲嗎？」

誠然，大師提倡人間佛教，但其實並非新創，而是釋迦牟尼佛一脈相承的教法，是從淨化心靈的根本之道做起，但並不因此偏廢現實生活物質方面的建設，而是教人以智慧來運用財富，以出世的精神來做入世的事業，是一種積極奉獻人生的大乘佛教。大師的理想，希望建設一個「生活樂趣、財富充足、慈悲道德、眷屬和敬、大乘普濟、佛國淨土」（《星雲大師講演集(一)·如何建設人間佛教》）的人間佛教，因此人間佛教既鼓勵人們發財致富，造福社會民生，又勸人積德行善，慈悲寬容，不但符合現代化與現代人的價值觀，對於促進經濟繁榮，以及社會的安定、進步與和睦，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種成就，實非一般把佛法當成學術性的專宗弘研所能比擬，正因為如此，所以香港留台大專校友聯誼會主席羅運承先生說：「星雲大師的成就，歸根結底，不能不談到他對社會的貢獻，否則他只是對一小撮人有貢獻，對社會無大意義。筆者以為，星雲大師對社會的貢獻，是將佛教注入新動力，以充滿現代化的氣息，重新展示於人前。」（〈撥開霞與霧仔細看星雲〉，《百姓》半月刊，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一日）

其實這正是大師一向的堅持：「人間佛教重在對整個世間的教化，一個人或一個團體，要能夠在政治上或在經濟上對社會有所貢獻，才會被大眾所接受；同樣的，佛教也一定要與時代配合，要能給人歡喜，給人幸福，要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如此才有存在的價值，否則一定會遭到社會所淘汰。」（《普門學報·人間佛教的藍圖》）

正因為大師有這樣的真知灼見，因此當他發現佛教的某些趨勢已經違背了佛陀的本旨，例如，有的人重視佛學玄談，不重視實際修證；有的人重視吃素拜拜，不重視人格道德的增進及日常生活的問題，缺少對人世的責任感；有的人著重自修，不問世事，失去對社會大眾的關懷。因此提出建設人間佛教的新理念，強調「菩提心」是信奉人間佛教的根本，因為人間佛教是「自度度人、自覺覺他」的「菩薩道」，人間佛教是「入世重於出世，生活重於生死，利他重於自利，普濟重於獨修」。（《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如果沒有菩提心，就無法修學菩薩道；唯有發菩提心的人，才堪擔任人間佛教的責任，才堪弘揚人間佛教。

中國時報記者吳鈴嬌小姐曾在一篇報導佛光山的文章中說道：「佛光山是個弘揚人間佛教的菩薩道場，自了漢不要上佛光山。」大師平時也經常對佛光山的徒眾開示說：「我不喜歡你們只談『成佛』、『了生死』、『斷煩惱』，我希望你們做個像樣的『人』，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個出類拔萃的人。所謂『人成即佛成』，把人做好，才能成為人間佛教的弘法者；若不奉行人間佛教者，不能在佛光山出家。」（《如是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師這一番話，正是感於過去一般人學佛未久，就急著閉關、住山，以求「了生脫死」；爲了個人要了脫生死，放棄人間的責任，到深山幽林中清修，卻要別人辛苦工作，供養他的生活所需，如此自己成佛作祖了，佛教也因此被譏爲社會的包袱。

尤其佛教過去一直受到社會最大的譏評，就是誤解佛教是度死的宗教，平時不知佛教何用，到了人死時才想到要找個出家人誦經超薦，佛教彷彿是專爲死人而設立的，和活著的人毫不相干，佛教對社會而言因此變成多餘的存在，和實際生活脫離關係。這種風氣的形成，大師直言，佛教界中有一些人只知忙著「了生脫死」，甚至「自己忙死以外，還爲別人忙死超度」，難辭推波助瀾之咎。

大師認爲，解脫生死的根本煩惱本來是佛教最終的目標，但是了脫生死並不是逃避現實生活，而是要從日常的身心淨化中去下功夫。他說：「假如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出家，從出家的第一天就開始急急忙忙地要了生脫死，好像人一出生，就應該忙死。生的問題尚未解決，怎能忙死呢？再說，只求自度自了的思想是無法成佛作祖的，因爲缺乏大悲心就成不了佛，而大悲心是在接引大眾、利益群機之中養成。」（《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佛教的前途在哪裡》）

人間佛教的特色，就是「生活即佛法，佛法即生活」；人間佛教要從生活中去體證，離開生活，離開人間，別無佛道可求。大師引述《阿彌陀經》鼓勵人念佛往生，也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乃至佛陀所以成佛，也是要在人間「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人間的事業未能建成，人間的佛教未能莊嚴，不服務社會，不福利人間，只想自己一個人了生脫死，這豈不太過自私？這豈不給人譏為自利？（《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佛教的前途在哪裡》）

因此，儘管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也重視「了脫生死」，但在了脫生死之前，先要把生活的問題解決，才能達到真正的了脫生死之境；眼前生活都無法解決，還奢談什麼生死解脫呢？生活解決了才能了生死；大乘佛教就是先了生、後脫死，先重視生活問題的解決，再來談往生西方。

大師一再強調，了脫生死並不是自私自了，也非偷懶享受，了生脫死是心靈的昇華、精神的解脫，能「廣結善緣」，本身就是「了生脫死」，所以要了生脫死，應該先在人間辛勞播種，從生活上去健全身心，解決生死的問題，而不是當社會的逃兵。大師從小出家，他就不是爲了要「了脫生死」，而是在出家前，有一次看到家鄉一位大和尚，對著眾多的信徒講經說法，威儀具足，當時敬慕之餘，大師心想：「假如我也能出家度化那麼多人，讓大家在有生之年就能蒙受法益，不必等到斷氣後，才麻煩一些人來唱唱唸唸，那該有多好！」（《如是說》）從此人間佛教的思想就在大師的心中醞釀成形，如他說：「佛光山開山三十多年，弘揚人間佛教三十多年，其實真正應追溯到我從小接觸佛教的一刻，當我出家的第一天，幼小的心靈裡就有了人間佛教的思想，因此不是繼承太虛大師，也不是六祖的人間禪，而是溯自佛陀，因此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是直達佛陀本懷。」（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日，在如來殿對信眾開示）

大師出家逾一甲子，弘法半世紀以上，大師多年來所推動的人間佛教，都是佛法與生活融和不二的佛教，他尤其強調人間佛教是「度生重於度死」（《佛教叢書·如何建設人間佛教》），他認爲度死固然重要，度生則更爲迫切，生者、死者都能度化，才是真正的了脫生死。因此大師雖然提倡「禪淨雙修」，一生主持過百次以上的佛七，他常教人念阿彌陀佛，並不反對求生淨土，但爲了實現人間佛教的理念，他不以往生淨土爲念，而是發願生生世世在人間當和尚。他勉勵佛光弟子要建立人間佛教的思想，他說《華嚴經》的「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爲自己求安樂」就是人間佛教的思想，從人間佛教的思想，必然會產生人間佛教的言行，歌頌人間的善美，讚歎人間的和樂，推動利他的工作，發起助人的服務，對賢能者不嫉妒而尊敬，對守分者不暴戾而友愛，時時心存感恩知足，喜捨爲善，創造美好的人間。（《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佛教的前途在哪裡？第三講》）

綜觀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一方面是在破除過去一些人學佛修行所抱持「寄託來生重於建設現世」、「薦亡度死重於弘法利生」、「自了思想重於大乘普濟」等不正確的心態與作法，另一方面更在彰顯「佛是人成」的道理，所謂「佛是已覺悟的眾生，眾生是未覺悟的佛」，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一說：「一切有情入佛智，以性清淨無別故；佛與眾生性不異，凡夫見異聖無差。」這就是「佛是人成」的最佳佐證。大師認為：「佛教修行目標乃欲了生脫死，達到圓滿涅槃境界；但是人間佛教則更進一步，為利益一切眾生而奉獻。」（《星雲日記》）因為「佛果」在「眾生」身上求，學佛最終的目標雖是成佛，但是要進趨佛果的前階卻是做人，所謂「人成即佛成」，把人做好，佛果也就完成了。

大師本諸《華嚴經》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說明每個人內心都有無限的真如寶藏，只待開發（《往事百語·有佛法就有辦法》）；他以《維摩詰經》的「心淨國土淨」，說明「只要內心淨化，當下就是佛國淨土」（《佛光學·從佛光山認識人間佛教》），因此提倡「自覺與行佛」（國際佛光會第十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主題演說），主張只要自覺自悟，何患不能成佛？只要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把人間創造成安和樂利的世界，那麼國土身心自然淨化，淨土也就在此岸、在現代、在人間。這種「淨土即現代此岸」的主張，是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重要理論依據，曾被歐洲日報記者祖慰先生譽為「宗教思想史上最富革命性的變革」（〈建構淨土於此岸——訪來巴黎弘法的佛教改革家星雲大師〉，《歐洲日報·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不但「事理圓融」，而且「解行並重」、「真俗不二」。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源於佛陀，而且直探佛陀本懷，尤其大師以他多年修行體悟的佛法，落實在人間佛教的理念實踐上，乃至他從經典中建構的人間佛教藍圖，以及集結各種淨土特色所建設的佛光淨土等，都是構成「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之重要精神內涵。以下分別申論之。

（一）關於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源流

大師提倡「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的思想主要源於「佛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弘化在人間。佛陀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他不是對神仙、鬼怪說的，也不是為地獄、傍生而說，佛陀主要是以『人』為說法的對象；佛陀對『人』所說的教法，當然就是『人間佛教』，所以人間佛教就是一切佛法，一切佛法都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思想語錄》）。

大師據此立論：「人間佛教追本溯源，就是佛陀之教；佛陀是道道地地的人間佛陀，佛教是道道地地的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並非標新立異，人間佛教是復興佛法的根本。」（《往事百語·建立人間佛教的性格》）大師強調：「佛光山提倡人間佛教，但是人間佛教並非佛光山自創，人間佛教的理念是來自佛陀。」（《星雲日記》）對於有些學者經常將人間佛教歸為某人的創說，大師認為：「人間佛教不是哪個地區、哪個個人的佛教，人間佛教是佛陀專為人而說的宗教；人間佛教不是一個法門，應該把他歸為佛陀的。」（《如是說》）因此他說：「釋迦牟尼佛是人間佛教的創始者，六祖惠能及太虛大師等皆為人間佛教的提倡者。」（《往事百語·建立人間佛教的性格》）

佛陀當初對人說法，主要是「示教利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因此大師認為：「凡是實踐以後，能夠給人利益，能夠讓大家歡喜、受用的佛法，就是人間佛教。」（《（星雲日記）》）舉凡八正道是人間佛教、五戒十善是人間佛教、四攝六度是人間佛教、四弘誓願是人間佛教，所有佛教經典義理都是人間佛教。甚至對於過去佛教界向有「大乘非佛說」的爭議，大師認為，在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薩之中，除了地藏菩薩現出家相以外，觀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都是示現在家相，原因是過去的出家眾，具聲聞性格的較多，出世的思想比較濃厚；而在家的人間佛教比較樂觀、積極向上，更合乎大乘佛教的宗旨，因此大乘的佛教更合乎佛陀的本懷，大乘佛教就是人間佛教。

由於過去佛教較注重山林與出世的形式，尤其過去的佛教只教導信徒念佛、拜懺，許多經典往往束之高閣，僅供人禮拜，即使有人想對佛教義理做深入的瞭解，也沒有人能給予指引，造成一般人誤認佛教是屬於老年人的宗教。大師認為：「現在的佛教要從山林走入社會，從寺廟擴及家庭，把佛教落實在人間，使生活美滿，家庭幸福，在精神上、心靈中、人際間都很和諧。」（《星雲日記》）

因此，大師弘揚人間佛教，就是要讓佛教不屬於深山、叢林寺院所有，也不只屬於出家人所有；佛教應該走入社會、家庭，走進每一個人的心中，讓每一個人感受到信仰佛教能安身立命，感受到信仰佛教以後人生有目標、有方向、有未來、有希望，感受到信仰佛教以後有禪悅法喜。

爲了推動人間佛教，讓現代人接受佛教，讓佛教有生命活水以滋潤眾生，讓佛教成爲人生需要的佛教，讓佛教真正發揮對整個世間的教化，大師乃「遵循佛陀的本懷，以合理的經濟生活，重視家庭和諧，開創人生的理念，把佛法落實在人間，融入生活，進而開發內心能源的佛法教化」（《佛光通訊·佛光學學術會議》）。

大師感於佛陀一生，從初說三皈五戒度化商人開始，直到晚年臨涅槃前度化純陀，可以說無時無處不諄諄於人間的教化。甚至佛陀爲了解決人類生老病死的根本問題，捨棄王位，入山求道，成爲示現佛法真理的大法王。佛陀的出家，是精神上的出世，是人格的昇華；深廣的悲願，使他回歸人間，擁抱困苦中的眾生。佛陀不但沒有離開過人間，更深入社會，教導眾生如何離苦得樂。

大師深體佛陀悲憫眾生的情懷，因此一生弘揚人間佛教，但是他說：「我沒有想到要傳教，我只是有一份使命感，就是要將歡喜、幸福遍滿人間；要將和平、美滿給予人類。因爲佛法是爲了人類而有，是佛陀爲『人』而說的，佛法本來就很自然的充塞人間，因此不是我刻意要將佛教給你，而是佛陀將你所要的歡喜、信心、希望、方便給你。」（《星雲日記》）大師希望透過人間佛教的弘傳，世界上的人們彼此都能同體共生，地球上的國與國之間都沒有國界與種族之別，也沒有貧富的懸殊、人我的障礙，而能「自他一如」、「生佛平等」；因爲唯有平等，才能獲得和平美滿。

在大師一生的弘法過程中，信徒間沒有種族的分歧，他的弟子除了本國人士以外，也有很多白人、黑人的出家弟子，他對於能把佛教弘傳到世界，讓全世界的人都能接受佛法，都能建設和諧的家庭，都能對人生充滿希望，讓很多家庭問題、社會問題，都能運用佛法求得「心安」與「理得」，謀求人間的歡樂，大師深感欣慰，這也是他一生最歡喜的事。

大師的身心血液裡，時時滿溢著人間佛教的思想，如他說：「當初我創立佛光山，不是單只有硬體而已，軟體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不但早就在我的心裡、在我的行為裡，也時時在我的思想裡。」（《星雲日記》）大師常說：「有佛法就有辦法！」什麼是「佛法」？「人間佛教」就是佛法。所謂人間佛教，大師認為：

「凡是契理契機的佛法，只要是對人類的利益、福祉有所增進，只要能饒益眾生的，都是人間佛教。」（《佛光通訊·開山大師篇》）

「人間佛教是與人為善、歡喜融和、彼此尊重、父慈子孝、給人幸福的佛教。」（《佛光通訊·佛光山二十七年的成就》）

「人間佛教就是正見的佛教，我們要正見佛陀是人間的覺者，而不是來無影去無蹤的神仙；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可以要求諸佛菩薩做為我們的守護者。我們不可以把佛陀當作神明、保險公司；佛陀只是開示教化我們真理，作為我們改善人生的準繩。因此，人間佛教是要用佛法來淨化我們的思想，用正道來規畫我們的生活。人間佛教就是要吾人重視生活的樂趣、擁有淨化的財富、享受正當的娛樂、胸懷慈悲的處事，也就是要把佛法落實在人間；凡是有助於生活美滿、家庭幸福的，都是人間佛教。」（《普門學報·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

「人間佛教所重視的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和諧、人與世俗塵勞的淨化、人與自然萬物的調和、人與日常生活的滿足；只要能夠增加人間幸福和樂的佛法，無一不是人間佛教。」（《普門學報·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

「人間佛教首先要將因果、慈悲、忍耐、結緣、感恩、慚愧等義理，推及到每一個人的生活裡，讓社會上人人都能知道並且奉行佛法；都能明白善惡，權衡是非；都能過著知足、感恩的生活；都能嚮往解脫者逍遙、自在、灑脫的人生；都能『雖處居家，不著三界』；都能雖處生死，不厭不煩；都能只講奉獻，不計報酬。」（二〇〇四年三月一日，於佛光山傳燈樓對人間佛教閱讀研討會學員開示）

「人間佛教要有『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離開菩提心即為外道，沒有菩提心是為焦芽敗種，離開菩提心所做的一切事業是為魔業，所以弘揚人間佛教要有菩提心。」（《星雲日記·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

「人間佛教要有『平等心』，現在舉世都在追求自由、民主與平等，佛教的事理平等、性相平等、自他平等、怨親平等、生佛平等最為究竟。今日世界所以不能和平，就是因為不平等；唯有平等，才有真正的和平，『平等心』是人間佛教的重要思想與內涵。」（《星雲日記·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

「人間佛教要有『因緣觀』，因緣是宇宙的真理，懂得『因緣』即明白真理，弘揚人間佛教要有因緣觀，有因緣觀才能把握真如的理體。」（《星雲日記·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

「人間佛教要有『般若智』，般若是諸佛之母，有般若才能圓滿六度萬行，有般若才能究竟解脫，所以弘揚人間佛教要有般若智。」（《星雲日記·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

大師認為：「人間佛教就是針對人性醜惡的一面，以戒、定、慧來淨化，希望扶正人性裡的貪、瞋、癡、嫉妒、我慢、懷恨等，使之臻於善美、光明、清淨的境界。」因此大師強調：「人間佛教廣大無邊，甚深微妙，不認同人間佛教，比對佛教沒有信心更可怕；不認同人間佛教，就是邪見。」（《星雲日記》）

大師滿懷悲願，一心一意想把人間佛教弘揚開來，讓全人類都能受益。如今經過他多年苦心孤詣的推動，人間佛教已然受到舉世所肯定，例如二〇〇〇年由《新新聞周刊》主辦，邀請九十位來自政經、學術、媒體、企業等各界人士擔任評審團，從台港大陸三地的一百五十位候選人當中，票選出五十位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人士，大師名列其中，此即普世對人間佛教認同的表示。乃至美國國會圖書館於今年（二〇〇五）五月，正式在《國會圖書分類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Schedule）之佛教分類號下，為佛光山及大師的作品設立單獨號碼，並將「人間佛教」(Humanistic Buddhism)及「佛光山教團」(Fo Guang Shan Buddhist Order)正式編納入《國會圖書館主體標目》(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之中，顯見他們對大師的人間佛教之重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因推崇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成就，特於今年（二〇〇五）四月與佛光山合作，共同成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希望透過雙方合作，使佛教研究更上一層樓。香港中文大學屬國立綜合研究型大學，在亞洲排名前五名，致力宗教研究已有四十年以上的歷史，如今佛光山能將人間佛教推向高等學府，自是意義非凡。

在中心成立當天，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賴品超教授致詞表示：「星雲大師智慧圓滿、悲心無量，深入文字般若，以淺近語言探究深奧佛理，普及佛法於社會大眾之中。昔日六祖惠能大師開啓禪宗頓悟法門，播下『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種子，今日星雲大師創建佛光教團，重開人間佛教新天地，成就佛教慈悲服務社會、覺悟奉獻人生的偉大事業與理想。」

此外，義大利威尼斯大學中文系碩士史芬妮（Travagnin Stefania），爲了撰寫有關人間佛教的畢業論文，一九九九年三月透過指導教授 Dr. Ester Bianchi 介紹，到佛光山參學半年，回到義大利後以一年的時間完成「當代台灣佛教女性出家眾和在家修行者」碩士論文，結果受到校方及教授們一致好評，給予超過滿分一百一十分的最高評價，並且爲了尊重她的研究，校方規定，今後只要是研究有關人間佛教，都要先閱讀這篇論文，而且不能以相同題目來撰寫論文主題。

史芬妮事後特別致函感謝大師，因爲到佛光山才讓她認識什麼是人間佛教，也瞭解到人間佛教行者應該奉行菩薩道的真義，她發願自己今後不但要修行菩薩道，並且要把人間佛教帶進義大利。

人間佛教爲什麼能受到當代人士的接受、重視，主要是大師能把握佛陀的本懷，事理圓融，真俗不二，在世出世法兼顧下，圓融無礙的詮釋佛法、應用佛法，把佛法文藝化、生活化、社會化、人間化的融入生活，因而佛教不再只是束之高閣的藏經，而是平易親切的人生智慧，是引領人類走向光明未來的思想指南。

大師弘揚人間佛教，首先他在講說佛法義理方面，有鑑於佛陀最初成道時，在金剛座上對大乘利根菩薩說《華嚴經》，由於《華嚴經》乃佛陀自內證的覺悟境界，二乘羅漢聽了如聾若啞，無法領會，佛陀於是講說契合他們根機的方等諸經。在法華會上，佛陀演說一乘教的《法華經》時，有五千名聲聞弟子因爲道理太深，不能相契，因而紛紛退席。

大師認爲，「對於聖賢至高至善的道理，要適合眾生的根機，運用智慧，深入淺出施以教化，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星雲大師講演集(二)·佛教現代化》）他基於「佛法不一定要講成玄奧難懂，只要能給眾生正見、正覺，以及幸福、安樂，就是最完美的佛教」（《星雲日記》），因此提倡「佛法通俗化」。他不用「以名相解釋名相」的方式開示佛法，也不喜歡用「消文解字、逐字逐句解釋經文」的方式講經說道，大師開示佛法，善於提綱挈領，總是把整部經或一個佛法義理，經過自己消化融會後，提出大綱，再加以演繹、分析、解說、歸納、綜合，讓人能夠全盤認識，掌握要旨，這是大師獨樹一幟的講演方式。台北工業大學李武忠教授曾說：星雲大師的講演善用「四分法」，不但條目分明，組織嚴謹，而且簡潔扼要，聽者很快就能進入大師講演的情境中，並且融入、會意。

大師尤其慣以三天一系列的講題做大型講演，例如二〇〇四年在國父紀念館舉行的三天講座，分別講佛教的「生命學」、「生死學」、「生活學」；今年（二〇〇五）則將針對佛教的「戒、定、慧」做三天的開講，進一步爲人間佛教建立更嚴謹的思想體系。

大師從小接受完整的佛門教育，他的佛學素養深厚，不但對根本佛法、義理名相的基礎紮實，尤其主張「八宗兼弘」，他對各宗各派的特色、學說、思想、依據經論、祖師傳承、修持方法等，都十分嫻熟，而且融會貫通，曾以「從佛教各宗各派說到各種修持方法」爲題，

做過三天講演（收錄在《星雲大師講演集(二)》）；他在《佛光叢書·宗派》一冊中，更對大乘八宗及成實、俱舍二宗，一一詳盡介紹。

大師講演開示時，不管講到哪一宗哪一派，不論談說哪一部經哪一部論，或是哪一個根本義理思想，總是旁徵博引、相互引證，信手拈來，不假思索。例如他介紹華嚴宗：「在佛教各種經典中，有的講真空，如般若中觀；有的說妙有，如唯識法相；有的提倡頓悟，如禪門南宗；有的主張漸修，如禪門北漸。不論空有也好，頓漸也好，華嚴把這些思想統攝，而建立了諸教圓融的一乘圓教……。」

大師提倡「八宗兼弘」，主要是因為佛法本是一體的，一切佛法都是佛陀所說，縱有層次上的不同，也是「歸元無二路」，「以人爲本」的思想是一致的。所謂「法無高下，應機者良」，八宗各有特色，眾生的根機也有利鈍不同，所以不能偏弘於任何一宗一派，因此大師提出「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禪淨雙修」的主張。

大師對於一般人認爲《阿含經》是原始佛教，不是人間佛教，佛教一定要講真如，講如來藏等形而上的佛法才是高妙。他認爲《阿含經》，乃至《大寶積經》、《善生經》、《優婆塞戒經》、《佛遺教經》、《佛說亨經抄》……等諸經中，都有人間佛教的理論，因此特別在《佛光教科書·人間佛教》一冊中，收錄經論及祖師大德法語近百條，作爲人間佛教的經典依據，並爲「人間佛教」的傳承提供確切的證明。

大師的人間佛教不專研一宗一派、一經一論，他把所有佛法融和匯聚，相互爲用，因此博大精深而又平易實用。尤其大師平時一直很用心從佛法大海裡探驪採珠，總希望把浩瀚的藏經冶煉成簡單的珠璣片語，讓人能輕易的進入佛法堂奧，認識佛法奧義。例如他爲佛光會員所作的四句偈：

- 「慈悲喜捨遍法界」——這是內修的自我涵養；
- 「惜福結緣利人天」——這是外弘的利生化世；
- 「禪淨戒行平等忍」——這是治學的思想方針；
- 「慚愧感恩大願心」——這是自他的人格圓成。（《星雲日記》）

看似簡單的幾句話，其實包含了內修外弘、自他圓成的義理思想，句句是佛法的精髓，若對佛法沒有融會了然，實難有此功力。

大師所寫的〈三寶頌〉：

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南無佛法僧！

您是我們的救主，您是我們的真理，

您是我們的導師，您是我們的光明。

我皈依您，我信仰您，我尊敬您。

每一句都是對三寶所作的禮讚與詮釋，這是大師蘊釀多年，有一天忽然靈光乍現，一氣呵成寫下的佳作。

大師對文字的應用，很善於排比對句，例如：

人生：生老病死 宇宙：成住壞空

心念：生住異滅 時間：春夏秋冬

空間：東西南北 親情：悲歡離合

大師尤其善於從長篇大論裡，條列重點，例如一部《金剛經》，他用四句話：「無住生心、無我度生、無相布施、無得而證」就能概括。他以一首四句偈：「密富禪貧方便淨，唯識耐煩嘉祥空，傳統華嚴修身律，義理組織天台宗。」簡單明了地點出八宗的特色。

他把佛教自秦漢年間傳入中國後的二千餘年歷史，分為六個時期：

1. 東傳譯經時期（秦漢魏晉時期）
2. 八宗成立時期（隋陳李唐時期）
3. 禪淨爭主時期（五代趙宋時期）
4. 宮廷密教時期（元明皇朝時期）
5. 經懺香火時期（滿清民國時期）
6. 人間佛教時期（二十世紀以後）（《普門學報·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

很多人研究佛教史多年，始終不容易理清脈絡，看了該文，對整個中國佛教二千多年的發展，了然於胸。

另外大師撰寫〈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普門學報》第二期），把原始佛教的根本義理與大乘佛教菩薩道的實踐，貫穿起來，前後呼應，使佛法更為圓融、縝密。他把「禪淨律三修法門」定位為：禪，是佛心（我們的真心）；淨，是佛土（我們的國土）；律，是佛行（我們的行爲）。不但貼切，而且層次分明。

大師厚實的佛學功底，除了從藏經探索所得，更從日常生活，從叢林教育，從佛法的修行體驗而來。大師一生，實踐過閉關、禁足、持午、刺血寫經、禁語等密行，乃至傳統的參禪、念佛，以及書寫、披讀、受持、開演、諷誦、思惟、修習等十法行都曾有過。尤其一生參加過上百次佛七，光是在大陸焦山佛學院每年就固定有二次七七四十九天的佛七，之外也曾到天寧寺禪堂坐禪。來台後，初期在宜蘭、羅東、龍巖、高雄等地帶領念佛會，主持過不下上百次的佛七。從參禪念佛中，曾有「身心俱泯，大地空曠」、「念而無念」、「無人無我」乃至「時間、空間、天地萬物都為之一空」的修行體驗（《往事百語·有佛法就有辦法》），從「渾然忘我、失卻身心」的宗教體驗中，長養了無比的信心、智慧、定力。

但是，對於這一切大師從來不標榜，他與人最大的不同是，他重視生活的修行，舉凡行住坐臥都很重視威儀，都是修行。在五十多年前，大師經常搭乘平快火車，南北兩地奔波講經，因為長期在佛門裡訓練出抬頭挺胸，目不斜視的威儀，因此每回坐車，在八個小時的車程裡，大師總是直脊端坐，默念佛號。有一回感動了一名鄰坐的軍官，竟然跟著大師下車，要求皈依三寶。

大師一生創建二百多所道場，從來不以自己的名義登記；他也從不私蓄金錢，一生不曾有過個人的銀行存款。平時生活簡樸，沒有購買的習慣，有時一連幾個月身上沒有一塊錢的零用金，他一樣安然自在。他總是把主持皈依的紅包供養，或是寫文章的稿費收入等，點滴匯歸常住。佛光山從早期開山以來，桌椅、蒲團等各種弘法設備，常住經常經濟拮据，無力添置，大師所有的金錢，都補此不足。大師與信徒之間，只有佛法往來，不談其他，玄奘大師的「言無名利，行絕虛浮」，其實也是大師的最佳寫照。

大師一生持戒嚴謹，二十一歲回到祖庭大覺寺，一方面負責寺務，同時應聘為宜興白塔國民小學校長。有一天，擔任住持的師兄為了試探大師，刻意在他的房間放了一個內裝糖果的罐子。一連數日，大師從未動念想要掀開罐蓋一探究竟，後來師兄深受大師嚴守戒規的德行所感，從此對他敬重不已。

大師一生更與勞動、苦行結下不解之緣。他從小出生在農家，舉凡車水、除草、牧牛、收割等莊稼人必備的本領，都必須學習，農忙之餘還得陪著外婆開闢菜園，種植果蔬，以維持家計。

出家後，在棲霞律學院就讀時負責行堂、司水、看守山林、搬運木柴等。到了暑假，每天早出晚歸到山上採無花果，以增加常住收入；寒假期間每逢農曆春節的大掃除，單單擦拭全寺的玻璃就要花掉一個月的時間，遇到乾旱時期，還發心到江邊挑水，一次來回要二個小時左右。後來到焦山佛學院繼續學業，除了上課之外，兼作香燈、典座等事務，雖然真正讀書的時間不多，但大師卻覺「對佛法的體會與日俱增」（《往事百語·先作牛馬，再作龍象》）。

大師也曾在天寧寺參學，負責行堂工作。今年四月中旬大師到大陸，見到祥符寺住持無相法師及天寧寺住持松純法師，大師打趣說：「六十年前在天寧寺，您們兩位都曾吃過我添的飯，今天我要喝您們倒的一杯茶。」

大師在叢林中練就一副行堂擺碗筷、掃地擺蒲團的快速身手，悟出「神乎其技就是時間管理」的道理。他在生活中很善於運用時空，每回從北到南，行車在高速公路上，幾時到達目的地，一分一秒都算得很準。他說：「因為時空都在我的心裡，因此不管走到哪裡，都能即時投入，並且全面觀照。」（二〇〇一年一月十日，在台北道場接受林清玄採訪）

一九四九年大師來台後，先後在苗栗看守山林，以及在中壢妙果法師的圓光寺負責全寺的雜役，每天拉車買菜，打水供全寺使用。曾因拉車上陡坡，因體力透支而嘔吐，雖然他謙稱做雜役是因為自己力氣大，但其實是因為他心甘情願為人服務。（《往事百語·心甘情願》）

大師對於勞動作務，從不推辭；對於行腳弘化，也不覺辛苦。五十多年前，為了協助美濃朝元寺的建寺工程，大師從高雄行腳到美濃，來回數十次之多；他曾走遍台南的各村鎮，乃至台中的大甲、后里、內埔等地，甚至曾在竹東的五指山，與一位指南宮的老道長周董事長一見投緣，陪他在一個山洞裡坐禪三天。

大師一雙芒鞋走遍全台灣，所謂「一鉢千家飯，千里走衲僧」；大師從生活修行中體驗佛法，也從閱藏讀經中深受法益。年少時在叢林參學，經常發心下山為信徒誦經，每次都是早出晚歸，在穿越野狼出沒的荒郊途中，他總是邊走邊默誦「六字大明咒」，從中獲得勇氣與力量。大師從小因為外婆信佛的因緣接觸佛法，四歲就會背誦《心經》，從受持《心經》乃至《金剛經》中，他享受「以無為有」的法喜。（《往事百語(三)·有佛法，就有辦法》）

大陸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曾經題寫「富有三千界，貴為人天師」聯語一幅送給大師，大師雖然謙稱愧不敢當，但是他說：「在佛門中我確實很有心得、體驗，感受到佛就在我心中，也感受到世界宇宙、芸芸眾生皆在我心中。我所擁有的非只有外表形相上的東西，心存全人類眾生，才是我所真正擁有的。」（接受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高蓁小姐的訪問）。

由於大師的佛法不但源出藏經佛典，而且經過生活體證，因此對義理思想的詮釋，不但平實、深刻，而且意涵豐富，如他談「慈悲」，除了一般性的解釋外，另外延伸出「從消極的慈悲到積極的慈悲；從熱鬧的慈悲到寂寞的慈悲；從間接的慈悲到直接的慈悲；從微小的

慈悲到廣大的慈悲；從一念的慈悲到無限的慈悲；從有緣的慈悲到無緣的慈悲；從有情的慈悲到無情的慈悲；從有求的慈悲到無求的慈悲；從有相的慈悲到無相的慈悲；從一時的慈悲到永恆的慈悲」（《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佛教的慈悲主義》）。這就是他從實際生活的待人處事中體悟出來的佛法。

大師在日常生活中，對於佛說「忍」的三種境界更有深刻的體會，他解釋「生忍」就是對生存條件的認識，進而具備處理的力量；「法忍」就是對宇宙諸法的瞭解，從而直下承擔，轉化心境的作用；「無生法忍」就是如實知見一切事物不生不滅，進而自由自在遊諸國土度脫眾生的世界觀。

大師認為，一個人要維持生命，要活得安心自在，就必須要「生忍」。例如，為了工作上班，必須早起趕公車，必須忍受塞車、寒熱、睡眠不足等身體上的疲累之苦，乃至人事上的意見不和、愛恨情仇等。可以說，人要維持生命，要能生活下去，就必須忍耐，這就是「生忍」；生忍就是一種從生活中淬煉出來的智慧與力量。

所謂「法忍」，就是吾人要維持生活、生命，要把心理上的貪瞋癡成見，都能自我克制、自我疏通、自我調適。也就是體認一切諸法和事物的實相為「緣起緣滅」，把心安住於此真理而不為生滅所動。例如，對於世間上的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功名利祿、人情冷暖等，不但不為所動，而且要能真正的認知、處理、化解、消除，這就是「法忍」。法忍就是一種體悟「緣起性空」，明白因緣果報，通達事理人情的般若智慧。

所謂「無生法忍」，就是忍而不忍的最高境界，是了知一切法本是不生不滅，無所謂忍或不忍，一切都是法爾如是，這就是「無生法忍」。無生法忍是一種覺悟無生之理，察見一切無生之法的實相智慧。

大師總結：「生忍」是爲了生存在人間所蘊釀的耐力；「法忍」是在轉識成智，是用佛法所產生的智慧；「無生法忍」則是隨緣隨處能洞察一切事物本不生滅的自在境界。能夠擁有「生忍」，就具備面對生活的勇氣；能夠擁有「法忍」，就具備斬除煩惱的力量；能夠擁有「無生法忍」，則在在處處無不是桃源淨土、自由自在的世界。（《往事百語·忍耐就是力量》）

如大師說：「我所以提倡『人間佛教』、『生活佛法』，因爲我從生活裡確有許多地方體驗到佛法。」（《佛光通訊·開山大師篇》）正因爲大師的佛法都是經過生活的體會、印證，因此深悟「人情之常、世情之理」；因爲對人情事理有透徹的了悟，所以能以同理心、同事攝度眾。例如，過去佛教一直倡導「苦」，常令有心學佛的人望而卻步。大師並不否認「苦」是人生的實相，是學道的增上緣，但是「苦是增上緣，不是真目的」（《佛教叢書·如何建設人間佛教》），因此他一方面指出「苦」的原因，教人要接受苦的挑戰與磨鍊，並且要超越它，把「苦」轉化爲逆增上緣；另一方面更提倡「喜樂」的思想，因爲快樂是每個

人所共同追求的目標。大師善巧方便的「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法華經》），先肯定快樂的價值，繼而說明真正的快樂不在欲樂，而在法樂；他引《維摩詰經》「吾有法樂，不樂世俗之樂」，教人從五根感官所感受的人間快樂，進而要去體會「參禪者有禪悅，誦經者有法樂，拜佛者有法喜」的智慧之樂，這才是我們所應該追求的一種「內在生命的顯發」，是精神上解脫自在的般若之樂。（〈佛教的現代化〉，講於台灣省政府國學研習會）

大師本人有樂觀的性格、喜悅的性格，凡事很樂於「成人之美」，對於不好的事，他也會想辦法轉化為喜樂的好事。他相信有用的人，可以把不好的變成好的，因此在不否定苦是人生實相的前提下，大師的人間佛教針對人性希求快樂的心理，倡導生活的樂趣，不但破除過去偏於苦樂兩邊的極端修行，並從世俗欲樂的追求，提昇為對法喜禪悅的嚮往。

過去佛教也常說「黃金是毒蛇」，但是大師肯定現實生活離不開金錢、財富，因此他鼓勵世人經營正當的事業，賺取合法的淨財；進一步他把「財富」從「金錢」擴大為廣義的財富，諸如陽光、空氣、水等大自然的資源，乃至自己心內的財富，例如：智慧、歡喜、信仰、發心、人緣、健康等，尤其能有「佛法」來轉「煩惱」為「菩提」，更是最大的財富。因此他提出「享有」不一定「擁有」（《迷悟之間·擁有與享有》），以及「外財固然好，內財更微妙」（《大師講演集(一)·如何建設人間佛教》）的財富觀。

大師主張人間佛教本來就包含「生活層面」和「精神層面」，人間佛教也包括「入世思想」和「出世思想」。他認為一個宗教的發展，基本上要迎合人心所需，只有強調出世、解脫的教義，必定是曲高和寡；能迎合人心，能導人向善的佛教，才是人間佛教。因此人間佛教具有「傳統思想」與「現代特色」，人間佛教是一切普化，兼容並蓄；人間佛教是至情至性，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佛教。

大師開示佛法，總是站在人的立場，以人的需要為出發，此乃大師深懂人情、人性、人心之故；因為不離「人情之常」以及「人性之需」，因此很能契合人心。例如，大師提倡「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因為人性在於「有所得」，能「給」人好處，別人才會接受你，進而回報給你善意。

大師提出「你對我錯、你大我小、你有我無、你樂我苦」的處世哲學；因為人性有「見不得人好」的陋習，好的都歸自己，別人必然不肯放過你，所以他教人要懂得「老二哲學」的處世之道。

大師分析，這個世間是「一半一半」的世界，好壞、善惡、佛魔、黑白、男女各半；世間上則有三等人：上等人，好的能接受，壞的也能包容；中等人，接受好的，排斥壞的；下等人，不但壞的不能接受，好的也要破壞。大師深知一般人大都屬於「中等人」居多，因此他開示弟子：做人固然不可以當「下等人」，但是也不能停留在「中等人」的層次，因為中

等人只能接受好的，不能包容壞的，人生就只有一半；唯有當個「上等人」，才能擁有全面的人生。

大師提出「人生二十最」（《星雲法語》）

人生最大的敵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毛病是自私，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無知，人生最大的錯誤是邪見，
人生最大的失敗是驕慢，人生最大的煩惱是欲望，
人生最大的無明是怨尤，人生最大的憂慮是生死，
人生最大的過失是侵犯，人生最大的困擾是是非，
人生最大的美德是慈悲，人生最大的勇氣是認錯，
人生最大的收穫是滿足，人生最大的能源是信仰，
人生最大的擁有是感恩，人生最大的修養是寬容，
人生最大的本錢是尊嚴，人生最大的歡喜是法樂，
人生最大的希望是平安，人生最大的發心是利眾。

此中都是佛法對人間的教化，每一條都是至理名言。

大師開示佛法，尤其善於針對社會人生的問題所在，提供解決之道。例如，台灣每遇選舉時就會引發族群對立與省籍情結，大師先後撰寫〈沒有台灣人——在台灣居住的都是台灣人〉與〈大和解·救台灣〉二文，呼籲大眾莫為地理情結而造成人際、家庭、社會之間的對立，大家應該團結，相謀為國。接著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後，國內出現「世代交替」的爭議，大師寫下〈我對「世代交替」的看法〉，說明「世代交替」是美好社會運轉的原則，當前國民黨及民進黨最重要的事情，「不在於誰當選、誰落選」，而是要培養世代交替的接班人，讓年輕人及早出頭，國家的未來才有希望。

去年（二〇〇四）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有人倡導「本土化」與「去中國化」，一時之間在台灣政壇沸沸揚揚引起爭議，造成人民憂心忡忡，為此大師又撰〈「去中國化」之我見〉，說明現在是「多元文化」的時代，舉世各國莫不儘量吸收、涵容各國文化以成其大；「去中國化」是開時代倒車的封閉思想，希望當政者應該認清時勢，切莫逆勢而為，這才是人民之幸。

今年六月，東森電視台更禮請大師，針對目前社會上憂鬱症患者愈來愈多，以及自殺人數不斷攀升等問題，拍攝四支公益廣告，大師從生命學、生死學、生活學的角度，呼籲大眾尊重生命、珍惜自他，從服務、奉獻、感恩、知足中活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此外，長久以來西藏問題一直是達賴喇嘛與中共之間難解的結，大師曾建議比照天主教的梵諦岡，使西藏成爲「國中城」；對於法輪功在海南島引發爭議，大師建議以「體育協進會」的名義定位，給他們空間。大師認爲人性如治水，要疏導，不要堵塞。

大師不但深懂人性，參透人情世理，尤其對佛法義理的融會，已成爲一種內自證的智慧，所以佛法在他的心中，如有活水源頭，源源不絕。他開示佛法，信手拈來，毫不費力，即使是一些難以言詮的心性問題，乃至修行的悟境，在他詮釋起來，也是毫無滯礙。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九日，大師應邀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對二千多名僧俗大眾開示「禪是什麼」？現場有信徒問大師：「何謂心性？」

大師說：心和性不同，佛性人人本具！所謂：「何其自性，本自清淨；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動搖；何其自性，能生萬法。」問題是，我們的心被無明煩惱覆蓋，就如烏雲蔽日，看不到光明，所以如何看清自己的心？這才是學佛所要下的功夫；只要我們能夠「明心」，自然能夠「見性」！

大師談「禪」，更是如數家珍：

禪，是一種藝術生活，更是一種圓融生命。禪，是每一個人自然天成的本來面目；禪，是平等的、普遍的，是互古今而不變的自家寶藏。禪，非僅寺院所有；禪，是每一個人的心，人人具足。

禪裡有智慧、有幽默、有慈悲；禪可以把我們的妄想煩惱止於無形。一句難堪的話，一個尷尬的場面，一些不悅的前塵往事，在禪的灑脫、幽默、勘破、逍遙之中，一切都能煙消雲散。

禪，就像一幅畫，一把鹽、一點味素；有了禪，人生會更美妙！

禪，是我們的心，所謂「禪心」！心中有了禪，就如閨室裡有了明燈。

有的人想要學禪，萬里迢迢的到處尋師訪道；其實，真正有慧根的人，當下即是。

所謂「萬里晴空，一朝風月」。禪，在宇宙之中，像水、像山、像大自然、像宇宙；宇宙就在我們的心中。

禪，並非要人人都能成佛、做菩薩、羅漢；主要的是要我們開悟！

禪，不要妄求神通、靈異；有禪，就有智慧。有神通，沒有道德、慈悲、智慧，反而於人於己不利。

禪，帶給我們開悟、明理；把無明煩惱去了，感到人生何其美麗。因此禪門的開悟，如一湖清水，沒有煩惱的波浪，看得清，看得透。禪就是淨心，就是當下肯定自己，完成自己。

參禪如何開悟？大徹大悟不容易，只要每天都有「我知道了」、「我懂了」、「我明白了」；每天小小的覺悟，日積月累，就會豁然大悟。

所謂悟，是很遠以前的事，慢慢的浮現在眼前；所謂悟，是昔日過往的事，一一從四面八方向我集中而來。有的禪師經過了多年的修行，看到花開花謝悟道了；有些參禪的人，聽到鐘聲、板聲、蛙鳴鳥叫的聲音，他悟了！

悟道的時候，就如虛空世界，被一顆原子炸彈粉碎了，剎時大地山河，一片朗朗晴空，自然獲得一個安然、光明、自在的世界。

悟，是一個什麼樣的感受？說不出來！有的禪者開悟了，哈哈大笑；有的人悟道了，眼淚鼻涕直流。甚至有的人開悟後，幾天幾夜不說一句話，他在靜靜的享受悟後美好的感受。

總之，悟，是一個非常快速、突然，料想不到的狀態。

智通禪師開悟，人問：「悟到了什麼？」他說：「師姑原來是女人做的！」

愈是平常的話，愈不容易瞭解。所以講到禪，說難很難，說不出來；說容易也很容易，搬柴運水，哪一樣不是禪！

禪，不可思議，不著語言文字。禪，要看自己的心，要聽無聲之聲，要想般若虛空。參禪主要的就是向內觀看自己、看清自己、認識自己。

禪坐靜心，能生智慧，能夠心開意解，能夠解脫煩惱。

禪，也不一定要到禪堂裡才能坐禪，在家裡的地板、沙發、床上，都可以坐禪。例如，晨起未下床之前，靜坐五分鐘，一天裡，精神意念都會勝過從前；晚上臨睡時，在床上端身正坐五分鐘，會睡得很安然；甚至中午在機關上班，利用午修時間，靜坐五分鐘，能夠幫助精神的集中、意志的統一，能夠讓精神舒暢、自在安然、心開意解。

禪，是人間的一朵花，是人生的一道光明；禪，是智慧，是幽默，是真心，是吾人的本來面目，是人類共有的寶藏。

禪，雖然是古老的遺產，但更是現代人美滿生活的泉源，因為禪的功用可以擴大心胸、堅定毅力、增加健康、啟發智慧、調和精神、防護疾病、淨化陋習、強化耐力、改善習慣、磨練心志、理解提起、記憶清晰。

短短的一段開示，對於禪的旨趣、禪的意境、禪的妙味、禪的思想、禪的生活，以及禪門的典故、修禪的方法、坐禪的好處等，大師一一道來，不但生動、活潑、傳神，而且直探本源，可見大師參禪的功底深厚。

大師對禪宗歷代的祖師參禪不求成佛，只求開悟，在人間悟道以後，當下的生活能夠解脫、安住，獲得身心的自在，他認為禪者最有人間性。

禪師參禪只求開悟，悟的境界到底為何？

大師說：「悟」，是語言所表達不出，文字也形容不了的！譬如吃了一顆糖，感覺很甜、很好吃，這甜的程度、甜的滋味只有吃的人知道，即使說破了嘴皮，沒有吃的還是不能體會；「悟」就像這種「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自證自覺境界，所以禪宗說「悟」是「言語道斷，不立文字」的。

雖然「悟」不容易藉語言文字傳達，但是「悟」是絕對可以體驗的一種境界。由悟之中，可以體驗到「生命的奧秘」，生命是無限偉大、無限喜悅的存在。由悟之中，可以領略出「時間的永恆」，一剎那、一轉瞬都可以通往永恆的瀚海。悟，可以使我們體會「空間的無邊」，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須彌藏芥子，芥子納須彌！悟，更可以使我們體認「人我一如」，原來你和我不是兩個人，你和我是一體一如的。「悟」是有聲音的，「悟」的聲音怎麼樣？是「崩」的一聲，震破混沌矇昧。「悟」也有速度，用「電光石火」來形容還不及萬分之一。「悟」的形象，是粉碎虛空，消滅迷妄，眼前望去，一片真實光明！

「悟」的內容究竟是什麼？悟的內容是「有無一體」，不是先「有」後「無」，或先「無」後「有」，而是有無同時俱在，悟是沒有先後的。悟的境界使我們可以隨順這個世間，覺得跟世間水乳交融；也可以使我們與世間違背，覺得方枘圓鑿，格格不入。悟是一種「通達的茫然」，也是一種「茫然的通達」。悟的那一刻，豁然通達了，回頭看看以往執著虛妄的世界，覺得茫然；這是「通達的茫然」。悟也好像在黑暗無際裡面，突然電光一閃，照破無明迷霧，頓見光明燦爛的世界，這就是「茫然的通達」！

悟是什麼？悟就是「我找到了」！人一直在探求生命的源頭，有時忽然靈光一現，「啊！我找到了」！找到了自己的本然面目，就好像瞬息間回到久別的家鄉，見到了睽違的爹娘，「忽然識得娘生面，草木叢林盡放光」。悟了之後，可以讓你大笑三天，一切的大地河山，看來都是親人，千峰萬仞也視同故友。悟了之後，也可以讓你大哭三天，如同久別倦歸的遊子，回到慈母懷抱，感激涕零再無一言。

悟是什麼？悟是認識之後再進一步的識破、勘透，好比百尺竿頭往虛空處再上一步，這一步跨出便能捨掉百尺竿頭的依靠，遍歷虛空，來去自如。悟是理解之後更深刻、更透徹的洞悉，對生命再深思、再參透的體悟。

悟是什麼？悟是親證的體會，悟是明確的觀念，悟是透視的能力，悟是自性的覺醒，悟是明白的領會。悟是「生死一體」，悟後覺得生也未嘗可喜，死也未嘗可悲。悟是「動靜一如」；浮動的世界裡有一個涅槃寂靜，在寂靜的世界裡，又有無數生命在欣欣向榮地活躍著。悟更是「有無一般」，有固然很好，無也非常豐富，從「無」之中，還可以生出千千萬萬個「有」！悟的時候，「來去一致」，來也未嘗來，去也未嘗去，親朋相聚，好友離散，在悟

的境界裡是一致不二的！悟，使我們從矛盾中得到統一，從複雜中發現單純，從障礙中找到通達，從枷鎖中獲得解脫！（《星雲大師講演集(三)·人證悟之後的生活怎麼樣？》）

大師對「悟」的詮釋，猶如桶底脫落，一洩無遺；若無所悟，何能如此淋漓盡致，葛藤盡去。

開悟成佛，證入涅槃，這是一般學佛的人所希望求得的一個美好圓滿幸福的境界。但是，「涅槃」的境界到底為何？大師說：涅槃就是泯除人我關係的對立，超越時空的障礙，而證悟了生命永恆無限的境界。當初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夜睹明星證悟宇宙人生真理，成正等正覺，這種正等正覺就是涅槃。在涅槃的境界裡，「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物我相應，人我一如，毋須嫉妒計較，更沒有瞋恨分別的存在。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涅槃就是泯除了人我關係、時空障礙和物量對待的一種無上光明境界，涅槃就是我們大家清淨的本性，真實的自我！

至於吾人為什麼要追尋涅槃？因為人的生命在時間上只不過短短幾十年，白雲蒼狗，無非夢境，在空間上也不過是七尺肉身之軀，「大廈千間，夜眠不過八尺；良田萬頃，日食不過幾斛」，面對著這樣有限的生命，如果我們能證悟涅槃，就等於突破時空的藩籬，將生命遍布於一切空間，「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充滿於一切時間，「亙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新」，這樣的生命無所不在、無處不有，就可以超越死亡和無常的恐懼，在無限遼闊的時空中生生不息了。（《星雲大師講演集(三)·人涅槃之後的境界怎麼樣？》）

大師因為對佛法有心性上的體悟，因此語默動靜都有佛法，尤其從他早期擔任佛學院院長開始，經常有信徒上山求法，每回上台講演前，只要從佛學院走到朝山會館，經過寶橋短短五分鐘的路程，隨著腦海的蘊釀、思索，內心自然靈感泉湧，如他說：「感覺佛法就像江河湖海，不斷向我匯集而來。」（《如是說》）因此大師講演完全毋須事先準備講稿，平時的隨緣開示、講話，更是信手拈來，到處都是生活性的佛法，例如他說：

「人在四大不調時，身體就有病；遇到不悅的事，心裡就有病；惡口傷人或妄語時，口中就有病；擺臉色給別人看時，臉上就有病。學佛的人不要讓身、口、意生病。」

「人是依靠因緣生存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的力量是單薄的，應該多多廣結善緣，因緣愈多，成就愈大，所以每個人都不能輕易放棄任何結緣的機會。」

「學佛的人沒有敵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如果心中真有敵人，那麼用心去愛自己的敵人，是讓一個人進步的最大動力。」

「隨緣不是隨波逐流，更不是趨炎附勢；隨緣就是由智慧所產生的方便，也就是般若，在隨緣中要記住應有的原則和操守。」

「與人相處，『講話』是一種很切實際的修行，語言的讚美，就是一種布施。」

「生命是活在希望裡，沒有希望，人生就失去意義，因此說話斷人希望，也是殺生。」

「人有喜怒哀樂愛惡欲的七情以外，不要再有第八情——虛情。」

「做人做事要理和、事和二和外，更要有第三和——人和。」

「世間已有生老病死四苦，不要再有第五苦——比較之苦。」

「人生祈求福祿壽三多外，不要再有第四多——氣多。」

過去佛教界有一些人認為，人間佛教沒有深度，沒有學術性的研究，是庸俗的佛教。談到深度，大師認為，其實人間佛教才是最有深度，一般會講經的人，不會講人間佛教，因為人間佛教看似很淺，其實很深。現代一般人講深度，總以為賣弄一些佛學名相，把佛法講得讓人不懂，就叫做深度。其實談玄說妙，不是復興佛教，是乃滅亡佛教也。佛法不是講深度的，講深度的人就不可能認識佛法。因為當初佛陀講經，都是淺顯易懂；是後來的人硬在文字上做研究、比較，才把佛法弄得艱澀難懂。（《如是說》）

大師弘揚人間佛教，始終秉持讓人能懂、能受用的原則，因此一直重視生活佛法的落實，極力把佛法通俗化，讓人容易體會、瞭解。但是通俗的佛法並沒有離開根本教理，大師只是善於使用生活性的語言來詮釋佛法，使佛法不但讓人聽得懂，而且做得來。例如，大師提倡「三好」運動：做好事（身）、說好話（口）、存好心（意），這就是三業的淨化。過去傳統講身、口、意三業，一般人不容易懂，大師依據佛法提倡「三好運動」，簡單明了的指出三業如何修行，這就是生活的佛法。

大師對於一般人喜歡探究人有無命運？他說，命運就是「因緣」。造什麼因，結什麼緣，就有什麼果報；果報善惡，就決定命運的好壞，所以做人要廣結善緣，對於別人曾經給我們好因好緣，我們也要給人善因善緣，彼此互為因緣，這就是「同體共生」。「同體共生」的思想博大，同體共生就是法界融和，人我一如。現在行政院院長謝長廷先生大力倡導政黨要「共生和解」，這就是人間佛教的成就。

人間佛教提倡「同體共生」，重視「眾緣成就」，大師因為深體「因緣」法，因此有「以眾為我」的人生觀。他總是開示信徒：諸法因緣和合所成，世間上的萬相都不能單獨存在，一切都要相互依存才能成其事；我們平日生活所需，沒有一樣不是取之於社會大眾辛苦的結果，沒有社會大眾，個人必然無法生存下去，大眾是我們的恩人，大眾如同我們的父母，我們應該報答大眾的恩澤，所謂「取之於大眾，回饋於大眾」，這就是「報眾生恩」。

從「因緣」而講到「緣起性空」，大師說：諸法因為「緣起」而有，所以空無自性，是暫時的幻起幻滅。換句話說，諸法實相，不生不滅，從暫時存在的現象界則說「緣起」；從本無自性的實相界而說「性空」。因為緣起，才能顯示性空；因為性空，所以能夠緣起。

他解釋「空」就是緣起；輪迴、無常、不定，就是空。「空」是佛教的重要思想所在，「空」是無法推翻的真理。「空」是一項對人生很有貢獻的學說，能夠認識「空」的真理，可以讓人看破，進而從「空」中建設「有」。因此，肯定「空」，才能建設「有」；有了「空」的人生觀，可以昇華人生的價值。

把「空」與「有」融和起來，就是「中道」。大師詮釋「中道」的思想：「中道」就是空有融和的智慧，就是中觀的般若智慧，有了這種智慧，可以直接契入世間實相，遇到事情就懂得「事待理成」，碰到結果就知道「果從因生」；知道種什麼「因」就會結什麼「果」的道理，遇事自然不會怨天尤人，而懂得從原因上去追查，如此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他甚至對「中道」下了另一種新的註解：所謂「中道」就是「能量」。「能」者，能大能小、能早能晚、能有能無、能前能後、能苦能樂、能上能下，無所不能；「量」者，就是包容，就是心量，就是無量的生命力。做人要能容、要有量；能量就是佛性，所以總結「中道」，就是發揮佛性，就是什麼都能，什麼都是無量無邊，此即中道義。

大師解釋「忍」，他說：忍，是一種認識、接受、承擔、負責、化解、處理；忍是智慧，忍是力量。他解釋「布施」就是「結緣」，就是「給」，例如給人因緣、給人幫助、給人歡喜……，這就是布施，就是結緣。

大師平時善於結緣，他的「結緣」就是「給」人因緣、利益、信心、歡喜、佛法等。前監察院長陳履安先生說：「星雲大師的一生，都是從『給』而成就出來的。」大師因為善於從「給」中培養因緣，因此在因緣成就之下，佛光山的道場及佛光會在世界各地如雨後春筍般一一成立，一般人不察，以為大師憑空大筆一揮就有，實際上都是平時培植因緣的結果。

大師善於用一般大眾能懂的語言，把佛法如實宣說出來，並且賦予佛法新的註解，新的生命，讓大眾能體會、能受用。他認為佛教旨在指導人生，創造安樂幸福，所以他開示佛法，都不離這個本懷，因此總是充滿「利他性」、「喜樂性」、「人間性」。

大師通達佛法，圓融應用佛法，隨緣應機弘法度眾的功力，是他用一生的歲月，透過修行體驗所粹煉出來的智慧。大師把自己的一生以每十年為一個時期，規畫出「成長、學習、參學、文學、歷史、哲學、倫理、佛學」等人生八個時期。他自述自己在成長、學習、參學期間，有幸能在叢林裡盡情學習，努力吸收各種知識、學問。到了第四個十年開始，他感到生命的內涵必須有「文學」的情感來充實，因此定為文學時期；之後他發願用自己的生命為社會人類留下立功、立德、立言的「歷史」。隨著年歲的增長，到了第六個十年，他覺得生

命要有「哲學」的思想，要能超越世間的表相，凡事要懂得逆向思考，超越一切對待。有了哲學的思想，還要落實到現實生活中，過著「倫理」的人生。所謂倫理，就是「次序」，宇宙靠次序才有軌道，社會有倫理才有秩序，才有法治、道德；有倫理、次序，才能將世間的一切差別對待融和在一起。到了八十歲以後，大師把一切回歸到「佛法」，在佛法的「一真法界」裡，生命才能圓滿。

大師一生，因為經過嚴密而恢宏的人生歷練與宗教體驗，加上悲願宏深，所以能把人間佛教既崇高而又平實的在人間流傳。大師融和世、出世法，兼顧真諦、俗諦，理事圓融，應用無礙的弘揚人間佛教，正如「空」不礙「有」，「有」不妨「空」，這不就是人間佛教的勝義諦嗎？如果對人間佛教的勝義諦不透徹、不博學，又何能如此？

至於談到「學術性」，大師過去為了普及佛教的弘傳，因此力倡佛教需要文藝化，對於把佛法當學術研究，一直很不以爲然。但其實佛光山自一九七六年起，每年都舉辦有各項學術會議，包括顯密佛學會議、佛教青年學術會議、佛教婦女學術會議、佛教金剛學術會議、佛教領導人學術會議、佛教與花藝學術會議、宗教與教育學術會議、佛教音樂學術會議、人間佛教學術會議等。甚至贊助學者進行各項學術研究等，可以說一直不遺餘力的在推動學術研究。

每次學術會議過後，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均編有會議實錄，出版《佛光學報》，以及各種學術性的年刊，留下許多珍貴的史料，但大師總覺得在名相上比較、研究，對人生的生死解脫，毫無所益，因此一直不曾熱衷弘揚。但是發展到現在，大師覺得「通俗佛法」已經如預期的發揮接引社會人士普遍認識佛教的功能，階段性的任務已經完成，因此在二〇〇一年發行《普門學報》，提供學者發表學術論文的園地，希望進一步提昇佛教義理研究，建立人間佛教的思想體系，同時他自己也親自爲學報撰寫論文。大師說：「回想自己從不贊同學術論文到自己撰文發表，這是一大突破；我肯定自己不會走回頭路，但也不會懊悔過去。我只是隨順因緣走下去，因為佛教必須隨順時代與眾生的需要而發展，這就是人間佛教的時代性。」（《如是說·九十二年五月五日》）

近幾年來，大師著手將他多年的著作及開示文稿，整理編纂成「人間佛教系列」套書，其中光是《人間佛教》一冊，內容就有：〈人間佛教的經證〉、〈人間佛教的聖言量〉、〈人間佛教的思想語錄〉、〈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人間佛教的藍圖〉、〈人間佛教現代化的依據〉、〈人間佛教的事業〉、〈人間佛教的社會運動〉、〈人間佛教的行者〉、〈人間佛教的修行法〉、〈人間佛教的修學之道〉、〈人間佛教問題座談〉、〈人間佛教的人生觀〉、〈人間佛教的倫理觀〉、〈人間佛教的道德觀〉、〈人間佛教的財富觀〉、〈人間佛教的感情觀〉、〈人間佛教的醫療觀〉、〈人間佛教的宗教觀〉、〈人間佛教的政治觀〉、〈人間佛教的國際觀〉、〈人間佛教的未來觀〉、〈人間佛教四句偈〉，以及〈我對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我的人間佛教性格〉、〈人間佛教的人情味〉等。

當中可分類為：經證、義詮、論文、語錄、譬喻、故事等，可以說把人間佛教的義理、思想、理念、定義、起源、發展、實踐等，都涵括盡。甚至過去多年來大師在海內外各地講演的文稿所集結而成的《星雲大師講演集》，前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教授讀過以後，他說大師的講演集其實就是一本充滿學術性的著作，裡面篇篇都是結構嚴謹、論點精闢的學術論文。他對大師能將學術性的議題，作生活性的詮釋，深表折服。他甚至發現大師在講演集裡，舉凡〈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淨土思想與現代生活〉、〈從《阿彌陀經》說到淨土思想的建立〉等篇章裡，都可見出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體系其實早已建立。

誠然，大師對人間佛教的思想，不但時時充塞在他的心田裡，流露在他的言行中，也化成一篇篇的文字般若，只要把大師的著作集結起來，就可看出大師其實早已建立起一個很完整的人間佛教思想體系，而人間佛教在大師的融會下，也已早就成爲一門思想體系健全的「星雲學說」了。

因爲，在大師的理念裡，思想並不是只有義理的，另外還有實踐的、人文的、社會的等各種層面的表述。因此，大師多年來一直不斷從教育、文化、慈善、共修等各方面落實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結果不但帶動台灣佛教人口增加、青年學佛風氣日盛、在家弟子弘揚佛法、教育學界肯定佛教、人間佛教獲得認同，而且讓佛教從傳統到現代、從山林到社會、從遁世到救世、從獨居到大眾、從唯僧到和信、從弟子到講師、從經懺到事業、從行善到傳教、從散漫到制度等。這一切都是從落實佛教義理、從關懷人文、從順應時代性所做的具體成就，這一切不都具有「思想」性嗎？

所以總結以上所述，佛教雖然有深奧的哲理，但是更注重實踐，純粹性哲學理論的探討，並不是佛教所推崇的，這也是從哲學思辨上將佛教的教理發揮至極點的部派佛教之所以被視爲小乘的原因。因此大師認爲，佛教不以談玄說妙的文字遊戲爲滿足，佛教真正的目標在於解決眾生的疾苦，佛教的學術論文，應該重在給人信心，給人明白，給人一以貫之，對義理融會了然。但遺憾的是，佛教界過去的各宗各派、各種議論，重重疊疊，異說紛紜，雖說佛教博大精深，但歧途雜論，未能有益於佛心證道。因此，大師堅決表示：「我們並不喜歡談是論非的佛法，我們需要的是一乘直入的人間佛教。」（《普門學報·人間佛教的藍圖》）

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從「人間佛陀」到「人間佛法」而至「人間佛教」，其與佛陀一脈相承的思想傳承，從他詮釋人間佛教的理論根據與思想內涵，都可看出他是如何的直探佛陀本懷，尤其他把佛陀的人間佛教「契理契機」的宣說，並應時代潮流而善巧方便的圓融應用，把佛陀的教法落實、發揚光大在人間，這才是真正的人間佛教，才是真正與佛陀的思想相應。

（二）關於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實踐

佛教一向重視「解行並重」，所謂「說道一丈，不如行道一尺」，佛法要靠實修體證才能悟道，因此天台宗向以「教觀雙美」為豪。大師的人間佛教不但有直達佛陀本懷的思想理念，尤其大師從弘化中建立人間佛教，從弘化中實踐人間佛教的理念，所以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是做出來，不是說出來的」，這也是佛光人引以為傲的事。

大師主張，佛教要落實人間，必須「走向城市、深入社會、關懷群眾、超越國界、弘化全球」（《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語錄》）。因此提出「國際化、社會化、藝文化、本土化、現代化、人間化、生活化、事業化、制度化、未來化」等實踐方向，大師希望透過這些理念的落實，以佛法來淨化人間，完成人間淨土的建設。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大師倡議「人間佛教以實踐菩薩道為修行，也就是以大悲為上首，以示教利喜為方便，普遍饒益世間的情眾生，而完成佛道，這是人間佛教生活的最極致」（《星雲日記》）。大師躬親實踐，身先表率，他學習觀世音菩薩的三十二化身，遊諸國土，度脫眾生，常年不辭勞苦的雲遊五大洲，接引弘化，行止不定。忽而飛往歐洲，一下子在美洲，一會兒又前往澳洲。為了接引外籍人士，他到菲律賓、巴西、智利等天主教、基督教國家弘法；為了度化海外華僑，他到印尼、馬來西亞等回教國家傳教；為了落實寺院本土化，他在南非為黑人弟子主持剃度典禮……。

大師為發揚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舉凡「信徒有了家庭糾紛、人際不和，只要找到我，我都本著佛陀平等和諧的原則排難解紛，總要讓大家都能皆大歡喜，才覺得善盡己責。信徒生兒育女，我為他們提取名字；信徒子女結婚，我也為他們主持婚禮。新年到來，我為信徒們寫春聯；信徒們家有喪事，我也前往助念。甚至我還應信徒的請求，為他們教育子女，為他們排難解紛。我不但常常在開示時，鼓勵信徒求取淨財，奉獻社會；我也常常在說法時，告訴大家群我和諧之道，家庭美滿之道。我不但經常應邀主持佛化婚禮，我也在各地提倡佛化成年禮、佛化壽禮、佛化喪禮。議會開庭之日，請我主持灑淨，我欣然前往；公司股票上市，邀我為其開示，我也樂於赴會。我不但在工廠、公司、大廈、水庫的動土、落成典禮中主持灑淨儀式，讓佛陀的法水潤澤各行各業，我也抽空作『家庭普照』，讓佛陀的光明照亮每個家庭成員」（《往事百語·建立人間佛教的性格》）。

大師認為人間所有的問題，佛教都有辦法解決，佛教徒應該當仁不讓，主動擔負起淨化社會的責任；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先建立『人間佛教』的性格。」（《往事百語》）

大師不但具有人間佛教的性格，尤其為了建設人間淨土，他真是做到「法門無量誓願學」，舉凡世間所需要的，他都一一力行。例如，他沒有學過建築，但為了興建佛光山，親自與建築師蕭頂順先生到工地，兩人蹲在地上用樹枝畫圖，如此一棟一棟的建築，構成了今日佛光山的輝煌殿宇；他沒有學過書法，自認毛筆字寫得不好，但在宜蘭念佛會時，每年佛七的標語都是自己寫，乃至後來經常有信徒向他索取墨寶，他都滿人所願，如此日積月累下來，他的書法竟在馬來西亞的國家畫廊展出；他沒有上過佈教學，但從戶外的小型講演，聽眾不滿

百，到現在的國家殿堂，如台北國父紀念館、香港紅磡體育館，每次聽眾都不下千萬之眾，這都是他多年用心揣摩的結果；他沒有辦過教育，甚至自己一生從沒領過一張畢業證書，但現在他一手創辦四所大學，數所中小學及十幾所佛學院，每年從他手中領過畢業證書的學生難以計數。他說，這一切都是從經驗、體驗中而來。

其實，大師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要「把歡喜布滿人間」，他認爲學佛最重要的目的，乃在離苦得樂。爲了建設現世的「人間淨土」，讓人人都能獲得法喜安樂，他隨時隨地順應國家、社會、眾生的需要而忙碌，他關心國是、排難解紛、救急救難、文教弘化……等，尤其他以「出家人雖然不必參與政治，但應該關懷政治，佛教需要政治的保護，而政治更需要佛教的輔佐教化」（《佛教叢書·教用·佛教與政治》）之理念，不時向政府當局提出促進民主、改革、開放的建言，他也化解了不少政治、社會的爭議，如：國民黨內的省長競選提名之爭、台北大安森林公園觀音塑像遷移事件，以及高雄大樹鄉民停止供應海軍水源糾紛等，因此被譏嘲爲「政治和尚」。（《往事百語·排難解紛不是閒事》）

事實上，大師是關懷社會，是關心政治，但他一生謹守分寸，從來不願意涉身到政治的漩渦之中，因此儘管早在一九六〇年代大師在高雄弘法時，當時的高雄市黨部主任季履科先生就請大師競選立法委員，但被大師婉拒。後來僑務委員會祝基滢先生，也曾幾次上山要大師任僑務委員；乃至蒙藏委員會董樹藩先生，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大師擔任會務顧問，大師都在盛情難卻下對他們說：「我做你們的義工好了，不一定要做委員、顧問。」

直到二〇〇四年，施明德的民主學校請大師做不分區立法委員，大師沒有承諾，但也沒有婉拒，只是一笑置之。其實在大師的心中，他一直認爲佛教徒不能以遠離政治爲清高，所謂「問政不干涉」，個人可以不熱衷名位權勢，但不能放棄關懷社會、服務眾生的責任，所以佛教徒爲了弘法利生，對政治不但不應抱持消極迴避的態度，相反的，應該積極關心，直下承擔，這才是人間佛教菩薩道的實踐。

大師爲了奉行菩薩道，爲了弘法，一向都是不計個人毀譽；他之所以被染上政治色彩，說穿了也是爲了弘揚佛法。在大師初到台灣時，國民黨主政，大師因爲沒有黨員身分，到處遭遇困難，講經不准，說法不准，居住要查戶口，幾乎每天都被當成是間諜潛伏在台灣一樣，所以大師也曾被逮捕，坐了二十三天的牢獄。

後來經過黨國元老李子寬居士好意分析：「你們青年法師要想在台灣弘法利生，不加入國民黨，成爲黨員，哪裡能方便呢？」於是大師爲了弘法的方便，不得已而屈就現實加入國民黨。但是當時大師對李子寬居士提出要求：參加國民黨可以，但是一不暴露身分；二不開小組會議；三不參加國民黨的活動。

經過加入國民黨以後，確實得到不少的方便，不管在哪裡弘法佈教，甚至在公共場合活動講話，警察知道他是國民黨員，總是睜一眼、閉一眼，尤其後來創建佛光山，舉辦青年夏

令營，連救國團都願意資助，一幅救國團的旗子在山門口一插，無異「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

後來在中國國民黨內部有人提議，聘請大師擔任黨務顧問，這在當時是十分崇高的榮譽，但也因為這樣，從此大師就被貼上「政治和尚」的標籤。之後國民黨又請大師擔任中央評議委員，此舉雖讓大師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又再更上一層樓，但也因為與蔣宋美齡等許多黨國元老同列為中央評議委員，就更加脫離不了「政治和尚」的稱號了。

世間上的事說起來有時真是奇妙，有的人實際上參加政治，如國民大會代表，如黨政人員，如站台選舉，甚至托鉢化票，但是並沒有人說他們是「政治和尚」；大師本分的做他出家人應做的事，偏偏有人指稱他為「政治和尚」。最初大師很難釋懷，不過後來電影導演劉維斌先生對大師說：「政治和尚表示你有力量，沒有什麼不好。別人參與政治，人家認為他沒有力量，所以不必稱他政治和尚。」大師說：「別人如此言之，我就姑妄聽之。」從此大師對政治和尚的稱號也就不再掛礙了。

大師對政治一向保持超然、超越的態度，但他也清楚知道，佛教的弘揚「由上而下」比較容易，當初佛陀住世時，也經常周旋在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之間，以及和王公大臣如雨舍等來往，佛陀在很多經典中都會開示為政之道，甚至最後還把護法的責任交付國王大臣，因此政治雖然碰不得，但大師既然已經發了菩提心，發願奉行人間佛教，雖然明知這些是非榮辱都是在所難免，但他心中無計毀譽，因此後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會長李登輝曾請他當中央評議委員，陳水扁總統進而要他擔任宗教委員會主任委員來團結所有宗教，大師也都隨喜參與。

這一個時代，在缺乏公正輿論的社會環境下，大師身為一個弘法者，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對於身外的是非好壞、批評議論，自然不會太把他放在心上，不管「政治和尚」是榮譽還是傷害，以大師現在的境界，他的心早已「超出三界外」，自然不會把這一切縈繞於懷。所以他說：「對不宜、不當、不實的批評，我的態度是原諒他們不懂。」（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張彤禾小姐訪問）但是大師堅持他的信念：「宗教家若不關懷政治、社會，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因此他仍一本初衷，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繼續負起關心社會的責任與義務，因為「關心社會，才能普度眾生；關心社會，才能將佛法融入人間」（《星雲日記·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大師在弘化生涯中，除了關心政治而遭受無端毀謗之外，另一個來自社會最大而不實的批評與傷害，就是說佛光山很有錢，佛光山商業化。事實上，佛光山不是很有錢，而是很會用錢；佛光山不是商業化，而是弘法事業化、管理企業化。佛光山是一個有體制的現代化教團，佛光山不但有組織、有制度，更是個有傳承的道場。

佛光山法脈傳承自中國禪門「臨濟宗」，禪門有五家七派之分，其中以有「臨濟兒孫滿天下」之譽的臨濟宗最悠久，大師在大陸是真正受過法的臨濟宗第四十八代傳人，有法卷與印章為證。一九八五年大師自佛光山退位時，傳法給心平法師為第四十九代傳人，並成為佛光山第二任住持，當天同時受法的還有慈莊、慈惠、慈容、心定法師等人。

今天在台灣，寺廟或僧眾有剃度師父，但並不一定會有傳法。依照佛教的傳統規矩，唯有受過師父傳法的「法徒」，才有資格再傳法。由於佛光山有「傳法」的制度傳承，所以能傳燈傳法於世界各地，因此佛光山是一個有傳承的道場，不但一般信徒以加入佛光山成為佛光山信眾為榮，社會各界在真正認識佛光山的宗風思想後，也一致公認佛光山是個很「正派」的佛教道場。

佛光山之所以「正派」，因為佛光山「非佛不作，唯法所依」，而且佛光山是一個有制度的道場，在佛光山有男、女兩序僧眾，在家男、女兩序信眾，是四眾弟子共有的道場。佛光山有一千多名出家眾，在人事管理上有等級制度，升等則依學業、道業、事業等條件來考核。

佛光山是一個人間佛教的道場，是個有教化的道場、是個有性格的道場。佛光山有大眾的性格、團隊的性格、歡喜的性格、教育的性格，佛光山是現代化教團的代表。最近日本學者藤井健志發表一篇〈移民的宗教社會型態與民族性——以台灣系統佛教運動為端緒〉之論文，文中將中日佛教做一番比較，認為日系佛教分有「既有佛教」和「新興宗教」兩類；台灣佛教則有「寺廟型佛教」與「教團型佛教」。藤井健志認為，台灣一般的佛教為「寺廟型佛教」，佛光山則為「教團型佛教」。理由是：佛光山「在各方面皆朝向組織化，不僅在台灣成立道場，更與全球的分院道場連結成一個大團體，各國的分院道場皆是從台灣佛光山派遣僧眾，任期三年。海外各國的信眾登錄加入國際佛光會成為會員……，依此將寺院、僧侶、信眾組織化，並歸屬於台灣佛光山之下的體系……」。藤井健志最後的結論是，佛光山是個有組織、有制度的現代化教團，這就是佛光山在短期內能把佛教傳播於世界各地的原因所在。

其實，大師很早就對他的人間佛教藍圖有一番構想：「我的理想是建立一個現代化、制度化、國際化、人間化的佛教教團，包括出家眾、在家眾，要讓佛教深入家庭、社會、人心。」（《星雲日記》）大師當初創建佛光山，便依大陸四大名山為藍圖，將佛光山建設成叢林道場，繼而成立國際佛光會，從寺院型態走向教團發展。

另外，大師初到台灣剛開始走上弘法佈教之路時，提出「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禪淨雙修」，直到創建佛光山後，他提倡「八宗兼弘」。大師的發展都是順勢而為，由小而大，不同於太虛大師最初主張要成立一個百萬出家人的菩薩僧團，後來發現不容易，因此減為八十萬，看看還是達不到目標，又減到二十萬，後來又減至四萬，最後甚至只有成立「菩薩學處」。太虛大師當初也有發展國際佛教的願心，但最後功敗垂成；反觀佛光山目前五大洲都有道場與佛光會，真正是「四海都有佛光人」。

由於佛光山是個有法脈、有歷史傳承的道場，尤其佛光山有教育、文化、事業、人才，經得起時代的需要，因此能傳承延續不斷。「傳承不僅是名義上的傳承，更是思想、心靈的傳承」。因此大師勉勵佛光弟子：「不必擔憂弘揚人間佛教會流於世俗化而迷失，只要團體的基礎夠厚實，宗風、制度、規矩存在，自己健全，個別的流失就任其自然淘汰。」（《佛光通訊·開山大師篇》）他希望佛光人要有「弘揚人間佛教，捨我其誰」的精神。

佛光山教團是大師實踐人間佛教有力的後盾，如一九七七年舉行第四屆信徒代表大會時，大師以佛光山的「人、事、道」介紹佛光山。大師說：佛光山的「人」分有七眾弟子，大家一團和氣，出家眾的任務是熱心弘法，在家眾的任務是熱心護法；凡佛光山所有信徒弟子，都遵照佛陀制度，致力於建設佛光淨土，復興佛教。佛光山的「事」是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圓滿人生之事，包括教育、慈善、文化等，從幼童之撫養，青年之教育，到佛法之宣揚，社會之教化，甚至老年的安養，善後的處理，佛光山有著一貫的圓滿作業，主要於弘揚佛法，移風易俗，令人生有個圓滿之歸宿，讓常樂我淨的國土在人間實現。至於佛光山的「道」，佛光山的七眾弟子，不是為貪圖佛教能給予我什麼而來的，大家只有奉獻，不想佔有，只有為眾，不想為己，這是行人間的菩薩之道。

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旨在提供「人一生的完成」，人間佛教不能只在文字義理上空談理論，因此大師一直從弘化中實踐其人間佛教的理念。如今經過多年努力，之前所提的國際化、社會化等「十化」，都已經有了具體的成就。「十化」的內容前面三章已有多處提及，限於篇幅，以下只作簡略的舉例說明。

1.國際化：隨著佛光山在世界五大洲設有道場及佛光會，每日從事各種弘法活動以外，並不斷舉辦各種國際性會議及宗教交流等，使得五大洲的佛教已從過去以華人信仰為主，到了今日有愈來愈多不同膚色、種族的國際人士皈信佛教；以前佛教的法會、共修、活動，參加對象以佛教徒為主，今日社會人士乃至異教徒參與的風氣日盛，這些都是佛光人推動國際佛教的成果。

2.社會化：佛教過去給人的觀感是山林的、僧眾的、迷信的、老人的；如今佛教徒日趨年輕化、知識化，並從過去的誦經拜佛，進而聽經聞法、閱藏讀書，甚至講學著述。過去佛教只在寺院共修、活動，現在各種大型講演、會議、活動，不時在社會公共場合舉行，而且社會人士參與熱絡。從社會人士熱衷學佛，佛教徒程度日漸提昇，可見佛教不僅走出山林，走出寺院，走向社會，更可貴的是，佛教已經走出迷信，成為崇尚佛學研究的智信之教，這是社會化的另一成就。

3.藝文化：過去佛教的書籍被排斥在書局之外，只能屈就於寺院的角落當成結緣品；現在社會各大出版社競相出版佛書；過去傳統的佛教，梵唄都是用來讚頌佛德，只限於佛教徒早晚課在佛殿裡唱誦，如今隨著「佛光山梵唄讚誦團」的成立，梵音已經宣流五大洲，到處引起轟動；甚至在「人間音緣」推動下，佛教音樂不但凝聚了世界佛教徒的心，也在社會的

靡靡之音中成爲一股清流。過去佛教的佛像雕刻、繪畫等藝術，只被當成古物收藏在洞窟裡，如今隨著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緣美術館」，佛教文物藝術已走入人間，走向世界，爲淨化社會人心做著無言的說法。

以藝文弘法是大師從年輕就立下的目標，大師提倡「佛教文藝化」，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因閱讀、欣賞文藝作品，而在八識田中種下菩提種子。爲了實踐理想，大師從青少年時期就開始爲文撰稿，投給各大報紙發表。到台灣後，陸續寫下《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等文學作品，並曾拍成電影。此外，他組織佛教歌詠隊，親自撰寫佛教歌詞，提倡佛曲梵唄現代化；他對寺院的建築講求莊嚴壯美，乃至創建九所「佛光緣美術館」等。經過各種文學性、藝術性的作品、活動之呈現，大師的「以藝術美化世間」之理念，已具成效。

4.本土化：「本土化」是繼佛教「國際化」後的一大方向目標，爲了落實「寺院本土化」，佛光山在世界五大洲的寺院道場現正同步加強人才的培訓。繼一九九四年南非第一批黑人出家後，目前歐美相繼有人發心出家，尤其隨著國際化的成就輝煌，各國的當地人士學佛日愈增多，所以只要假以時日，「本土化」必能在五大洲一一落實。

5.現代化：「法久弊生」，這是自然現象，大師認爲佛教在世間流傳兩千多年，必然也有一些應興應革之處，因此提出佛教「現代化」的主張，包括：「弘法佈教現代化、文教資訊現代化、事業經濟現代化、建築設備現代化、組織行政現代化、會議禮儀現代化」（《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佛教的前途在哪裡》），以及「佛法現代語文化」、「傳教現代科技化」、「修行現代生活化」、「寺院現代學校化」（《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佛教如何現代化》）。如今透過大師這些理念、辦法的實施，人間佛教因此能與時俱進，順應時代潮流發展，成爲當代佛教思想的主流，這是眾所肯定的事實。

6.人間化：「人間化」是人間佛教的靈魂所在，失去人間性即不名曰「人間佛教」，因此「落實佛法在人間」，這是人間佛教的宗旨所在。大師提出：「思想言行人間化、發心發願人間化、淨土極樂人間化、福樂財富人間化、修行實踐人間化、戒律規範人間化。」（《星雲大師講演集(四)·佛教的前途在哪裡》）並且主張：「我們不只是一要推動佛法走向世界、走向社會、走向家庭，更要走向人心。人心愛之，佛法與之；人心惡之，佛法去之。真善淨美，人之所愛；真善淨美，皆人間佛法也！邪惡驕慢，人之所惡；邪惡驕慢，佛法應予去之！慈悲惜緣、智慧開闊、禪淨戒忍、感恩發願，是爲人間佛法之真義。」（國際佛光會第三屆第一次理事會議致詞）大師的目標，就是希望把佛法融入每個人的心中，讓人人轉迷爲悟、轉染爲淨、轉惡爲善、轉凡爲聖，那麼當下就是人間淨土的實現。雖然這是個需要不斷實踐的目標，但至少「淨土人間化」的理念已經普獲認同。

7.生活化：「人間佛教」不只是「人間」的佛教，更是「生活」的佛教，大師主張「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主要是感於過去一般人總把信仰當成老來退休以後的事，有的人則是一信了佛教就急著入山修行，更多的人則把佛教當成薦亡度死的死人佛教，以爲人往生

以後才需要佛教。事實上，信仰佛教旨在透過佛法來指導人生，因此能把佛教應用在生活裡，才是信仰的意義。為此大師積極推行「人生禮儀」，希望社會大眾「生」時就能受用佛法；同時倡導「生活修行」，因為佛法必須透過生活的實踐才能體悟，因此大師開示「修行的真義」：「修行非口號、形式，也不能以修行自我標榜，徒博虛名，更不能把修行當做遁世避俗、逃脫現實的藉口，修行應該是腳踏實地的自我健全，犧牲奉獻，尤其要將佛法運用到生活中，用慈悲的語言度人，用慈悲的眼光待人，用慈悲的面孔對人，用慈悲的手助人，用慈悲的心祝福人，生活中有佛法，才叫『修行』！」（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佛光山如來殿大會堂對全山大眾開示）

「佛法生活化」在大師「人生禮儀」的積極推行下，現在社會人士日常生活中應用佛教儀禮的情形愈來愈普遍，顯見佛教已日漸走入大眾的生活裡。

8.事業化：過去佛教沒有弘法利生的事業，無法對社會大眾提供助益，也不能留住人才為佛門服務，因此造成佛教與人間脫節，甚至被社會唾棄。大師多年來創辦各項弘法事業，攝受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在佛光山出家，以及國際佛光會的成立，開啓在家信眾加入弘法利生行列的機會。由於大師為佛教創辦事業，所以能留住人才；有了人才，所以能從事弘法利生的事業，佛教因此得以興隆發展，對社會得以發揮教化之責，因而完全改變過去一般人對佛教的負面看法，這是大師對佛教，也是對社會的一大貢獻，成就已是有目共睹。

目前佛光山除了繼續推展各項弘法事業，同時鼓勵信徒「用新事業增廣淨財」，這個理念已獲得信徒及社會大眾普遍認同，因此佛教未來的發展，必能再造盛況。

9.制度化：任何一個團體的永續經營，首重人事與財務健全，健全之道則要靠制度來管理，有了健全的體制，團體才有未來。大師深知佛教要在社會上立足，僧團要能健全發展，唯有建立制度。目前佛光山舉凡寺院的組織章程、選舉辦法，乃至人事管理、福利、職權、進修等各種辦法都已建立，不但確立佛光山成為六和僧團，也漸次影響佛教界，讓佛教由散漫走向制度化。尤其大師在一九八五年住持任滿後，毅然「退位」，讓佛光山能夠以「制度領導」，不但為佛教民主化樹立典範，也為社會立下「世代交替」的楷模。

10.未來化：世間上凡事不能只看一時，要能看得到未來；有未來，才有發展。大師希望未來的佛教，在制度上，如寺院建築式樣、僧服、稱呼、戒律、法會、共修、早晚課誦等，都能統一。未來的佛教，寺院建築不僅有大殿，更有大會堂；不僅有佛像，更有僧眾、信眾；不僅有大寮，更有大會議室；不僅有禪堂，更有佛學院；不僅有客堂，更有教室；不僅供人膜拜，更有宣講。未來的佛教不僅有農產田園，還有工廠設備；不僅有雜誌圖書，更有報紙電台；甚至有代表佛教的體育隊，如棒球、籃球各類球隊，在世界體壇上表現；以及信眾生活所需的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信託公司，以解決生活的需要。未來的佛教，僧眾不僅能當教師，更能在大學當講師；不僅能當護理，更能當醫師。未來的時代，從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都必須有佛教的儀禮，像慶生、佛化婚禮、祝壽、就職、開會等，都要以佛教的儀禮加

持；民眾都能皈依三寶，受持五戒，每逢香期（六齋日）都到寺院受持八關齋戒。（《星雲日記》）

綜合上述，大師進一步條列出未來佛教的發展要朝向：

1. 從佛殿的共修到講堂的聞法。
2. 從寺廟的建築到學校的設立。
3. 從老年的收容到青年的奮起。
4. 從出家的弘法到在家的入道。
5. 從男眾的住持到女眾的參與。
6. 從本土的佛法到國際的弘傳。
7. 從誦經的佛教到講經的佛教。
8. 從自了的修行到利他的實踐。
9. 從個人的創業到大眾的團結。
10. 從經懺的佛事到入世的事業。
11. 從供養的接受到福田的施捨。
12. 從玄妙的空談到實踐的力行。

大師對佛教未來的期望，有一大部分在佛光山早已實行有年，少部分則有待佛教界共同努力，始能實現。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佛光山推動人間佛教，不但有崇高的思想理念，而且有目標、有實踐。經過三十多年的時光推移，發展至今雖然無意創宗立派，但路已走下去，一切順勢發展，在水到渠成的自然定律下，佛光宗已儼然成型。未來佛光宗的思想內涵，就是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也將隨著佛光宗而源遠流長。

（三）關於大師人間佛教的藍圖建構

人在世間生活，離不開家庭眷屬，離不開社會人群，離不開衣食住行等資生日用。乃至在精神生活方面，要有藝術、娛樂、感情、道德、信仰等生活。甚至對國家的義務，對社會的責任，對人類未來的關懷等，這些都是世俗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個人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往往也就從中獲得了體現與提昇。

然而，同樣的生活，有的人不善於處理問題，以致成爲引發煩惱的根源，所以過去一般小乘行者莫不主張遠離人群，要過閉關自修的生活，以求自我了生脫死。只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開人群，哪裡有佛法可修？離開煩惱，哪裡有菩提可證？因此大師提倡「人間佛教」，就是希望從藏經佛典裡找出人間生活的依據，透過佛法的指導，讓社會大眾都能過著「隨遇而安、隨緣生活、隨心自在、隨喜而作」（《佛教叢書·教理·人間佛教的淨土》）的生活，能夠從佛化的生活中圓成自他，從而建設人間淨土。

在佛教的諸多經論中，大師一直很喜歡《維摩詰經》，不但欣賞它的富含哲學思想與文學意境，更因爲經中充滿生活修行的人間性，因此將它視爲人間佛教的重要根據經典之一。

《維摩詰經·佛國品第一》的「隨其心淨，則國土淨」，大師經常引爲建設人間淨土的理論根據，而〈佛道品第八〉的「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法喜以爲妻，慈悲心爲女，善心誠實男，畢竟空寂舍。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諸度法等侶，四攝爲伎女，歌詠誦法言，以此爲音樂。總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覺意淨妙華，解脫智慧果。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象馬五通馳，大乘以爲車，調御以一心，遊於八正路。相具以嚴容，眾好飾其姿，慚愧之上服，深心爲華鬘。富有七財寶，教授以滋息，如所說修行，迴向爲大利。四禪爲床座，從於淨命生，多聞增智慧，以爲自覺音。甘露法之食，解脫味爲漿，淨心以澡浴，戒品爲塗香。摧滅煩惱賊，勇健無能踰……」。則是人間佛教生活的最佳指南。大師根據此品，從眷屬、朋友、飲食、衣服、居住、交通、教育、娛樂、資用、修行等十類，建構了一幅人間佛教的藍圖，做爲人間佛教的生活依據。分別是：

- 1.眷屬：以智慧爲母、以方便爲父、以法喜爲妻、以慈悲心爲女、以善心誠實爲男。
- 2.朋友：以道品爲善知識、以六度爲法侶。
- 3.飲食：以甘露爲食、以解脫味爲漿。
- 4.衣服：以相好莊嚴自身、以慚愧爲衣服、以深心爲華鬘。
- 5.居住：以畢竟空寂爲家、以總持爲庭院、以八解爲浴池、以四禪爲床座。
- 6.交通：以五通作爲象馬、以大乘爲舟車、以一心遊於八正道。
- 7.教育：爲大眾之導師、以塵勞爲弟子。
- 8.娛樂：以四攝爲伎女、以歌詠法言爲音樂、以修行爲娛樂。
- 9.資用：以七財爲寶物、以教育滋生利息、以迴向爲大利、以發心爲事業。

10.修行：以一心來安住、以多聞作為覺音。

大師除了從《維摩詰經》建構「人間佛教的藍圖」以外，他在《普門學報》也發表了另一篇〈人間佛教的藍圖〉，這是他綜合《金剛經》、《華嚴經》、《觀無量壽經》、《賢愚經》、《睽子經》、《盂蘭盆經》、《摩訶僧祇律》、《心地觀經》、《父母恩重難報經》、《佛遺教經》、《阿含經》、《大智度論》等諸多經論的人間佛教思想，然後從居家之道、理財之道、情愛之道、群我之道、立身之道、進修之道、信仰之道、生死之道、環保之道、參政之道等二十個議題，一一指出人間生活的方向，詳實勾勒出人間淨土的藍圖。

首先在「居家生活」方面，大師指出：家庭是每個人的生活重心，孝順則是人倫之始，是倫理道德實踐的根本，所以在家庭的人倫眷屬關係當中，佛教首重孝道的提倡。大師舉出佛教的孝道思想，不僅在於生養死葬，光宗耀祖，尤其要導親脫苦，這才是大孝。

大師破斥了過去一般人以為佛教僧侶披剃出家，割愛辭親，是乃不孝之說的迷思，他並且呼應儒家「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主張，提出今日人間佛教的居家之道，應該要用智慧來處理人倫之間的感情，要用佛法來淨化、美化、弘化、佛化家庭生活。對於老中青幼等份子，彼此之間要互相愛敬、慈孝、教育、規勸，因為家人之間是一種連鎖關係，父母子女等眷屬就像鎖鏈一樣的環環相扣，絕不可分割，人人盡其在我，相敬相愛，個個身心健全，融洽和諧，家庭才有歡笑，家庭倫理必然和樂美滿。

談到「理財之道」，大師開宗明義說：人生在世，必須要有正當的事業，透過勤奮經營，使得衣食豐足，生活安定，然後才能從事種種的善事，此即所謂「衣食足，然後禮樂興」。

大師不贊同過去佛教行者多數不重視財富而重清修，他們認為簡樸才是修行，淡泊才是有道。對此大師認為，佛教不能過分倡導貧苦思想，因為樸素淡泊用來自我要求是道德，用來要求別人則為苛刻。

大師進一步說道：「《阿彌陀經》的極樂世界，黃金鋪地，宮殿樓閣皆為七寶所成，極盡莊嚴堂皇；菩薩莫不寶冠頂戴，瓔珞披身，富貴無比。因此，修學佛法不一定要以窮苦為清高。」大師強調，佛教鼓勵在家信眾可以榮華富貴，可以營生聚財，只要是合乎八正道的正業與正命，都是佛教所倡導的財富。

大師尤其主張，佛教不但重視一時的財富，更重視永久的財富；不但重視現世的財富，更重視來生的財富。佛教不但重視狹義的金錢財富，尤其重視廣義的精神財富，例如：健康、智慧、人緣、能力、信用、口才、聲望、名譽、成就、歷史、人格、道德等。這些無形的財富比之有形的財富更好。

最後大師總結，佛教對錢財的看法是「非善非惡」，佛教並不完全否定錢財，黃金是毒蛇，黃金也是弘法修道的資糧。金錢不但是學道的資糧，也是一切佛化事業的基礎。只要能善用金錢來弘法利生，其功德比裝窮學道更大，更有意義，更有智慧。因此大師呼籲：人間佛教應該重新估定財富的價值，只要是合於正業、正命的淨財，應是多多益善；只要能對國家民生、對社會大眾、對經濟利益、對幸福快樂生活有所增益的事業，諸如農場、工廠、公司、銀行等，佛教徒都可以經營。因為有錢並不可恥，貧窮才會招來罪惡。

有關人際之間的「群我之道」，大師則從因緣法切入，他認為世間的一切，彼此都是相關一體的，都是因緣和合而相互存在。每一個人都只是世間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我」以外還有一個「你」，你以外還有一個「他」，你我他之外，還有周遭接觸的各種人等。而人際之間所以會有紛爭、不平，就是因為「你、我」的關係不協調。因此，想要獲得和諧融洽的人際關係，唯有把「你」當作「我」，你我一體，你我不二，能夠將心比心，彼此互換立場，才是和諧群我關係的相處之道。

至於一般最容易為人所疏忽，卻是與我們自身最有密切關係的「生死問題」，大師指出，信仰佛教並非就沒有了生死問題，佛教只是要人勘破生死！生死是世間最自然不過的事，即使是佛陀，也要「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

大師一方面從「十二因緣」的義理闡述，解開一般人對「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的迷惑，進而從業力論、三世輪迴觀，說明生命不死的道理，並且建立大家對生死應有的正確觀念。大師說：死如出獄、死如再生、死如畢業、死如搬家、死如換衣、死如新陳代謝；死亡只是一個階段的轉換，是一個生命托付另一個身體的開始。因此大師認為：「死亡不足畏懼，死亡以後就像移民一樣，你到了另外的國家，只要你有生存的資本，只要你有功德法財，你換一個國土，又何必害怕不能生活呢？所以死亡並不可怕，死亡之後到哪裡去才是應該關心的。」

最後大師要大家改變過去因忌諱生死而避開不談的消極心理，進而透過佛法的修持，以正確的態度面對生死，處理生死，乃至解脫生死，如此才能真正擁有幸福的人生。

其他關於醫療之道、立身之道、進修之道、信仰之道、環保之道、參政之道等，大師也都從人性的關懷面出發，一一提出具體而中肯的意見，讓人能確實在生活中實踐。因為人間佛教本來就是佛法與生活融和不二的佛教，佛教本來就是人間的佛教，是生活的佛教。只是過去一般只聽說過原始佛教、根本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南傳佛教、北傳佛教、藏傳佛教，乃至顯教、密教等，就是鮮少聽到「人間佛教」一詞，間或有太虛大師提出「生活佛教」，但因缺少實踐性，終究難以發揮既定的影響力。

後來經過大師揭櫫以提倡人間佛教為弘法目標，一開始雖然佛教界無人附和，甚至還備受打壓、排擠。然而大師信念堅定，他認為人間佛教是佛陀之教，並非自己自創，人間佛教是符合時代思想潮流的佛教，佛教唯有走上人間，才有未來，才符合佛陀的本懷。因為佛教

是以人爲本的宗教，不唯十方諸佛皆在人間成道、度眾，所有高僧大德也都是在人間修行、弘法；人間佛教的慈悲、空性、中道、緣起、業力、真如，是乃一切眾生的光明和指南。因此，大師「立足人間，胸懷法界眾生」，多年來對人間佛教的推動，自始至終，未嘗改變，或有一日稍懈。大師堅信，只要依照經典所規畫的人間佛教生活，只要人人都能遵行，當下就是淨土，也就是人間佛教的落實。

(四)關於大師人間佛教的佛光淨土

人間佛教就是佛陀之教，佛陀既以「滅諦」爲解脫的完成，人間佛教當然不離佛陀本懷，自然希望人人都能開悟成佛。然而六祖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佛果、佛土要在眾生身上求，離開人間，離開眾生，別無佛道可求，所以人間佛教重視「人道」的完成，只要在現世「把人做好」，所謂「人成即佛成」，人道完成，佛道自能成就，自然「心淨國土淨」。因此大師一向以「實踐人間佛教」爲念，希望把「同體共生」、「法界圓融」的思想落實在人間，從現世「個人的心靈淨化、人際的尊重和諧、家庭的幸福美滿、民生的富足安樂、社會的自由民主、世界的和平無爭」之促進，把淨土建設在人間，這就是人間佛教的終極目標。

人間佛教所成就的淨土，就是「佛光淨土」（《佛光教科書·佛光學》）。也就是以「佛光」普照「人間」，讓社會大眾心裡都能充滿慈悲，每一個人都能明理有智慧，都能懂得尊重群我，這就是淨土。

大師理想中的佛光淨土，具有四義（《星雲日記·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五日》）：

第一、佛光淨土是人生昇華圓滿的淨土。

佛教淨土的種類很多，但是能夠往生淨土的，都是「諸上善人，聚會一處」。淨土裡沒有三惡道，所以建設淨土的先決條件，就是要祛除貪瞋癡；因爲地獄道的眾生多貪，餓鬼道的眾生多瞋，畜生道的眾生多癡，把貪瞋癡去除，「自淨其意」，自然「心淨國土淨」。因此，「淨土」的建設要從「淨心」做起，從心理上自我健全、自我清淨、自我反省、自我進步，從而擴及到家庭、社區、國家，那麼整個世界就是佛光普照的人間淨土。

在人間佛教的佛光淨土裡，人際關係是不疑惑、不嫉妒、不欺、不侮、不妄語、不騙人、不打、不鬥，沒有煩惱是非；佛光淨土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都是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力量，給人方便；佛光淨土裡，人人過著幸福安樂的生活，一切都能隨其所需、隨心所欲，因爲過去曾經與人結緣、播種，所以生活中的一切資源都會自然而來；佛光淨土裡，每天在真理中過著歡喜的生活，在禪悅中過著禪定、安靜、愉快的生活，在智慧般若法海中享

受快樂幸福，每一個人都勤於耕種自己的慈悲福田，都有崇高的道德品格，因此是個人生昇華圓滿的淨土。

第二、佛光淨土是人間究竟佛化的淨土。

佛光淨土是人間的佛國淨土，因此佛光淨土是一個「佛化的世界」，在佛光淨土中，每一個人都皈依三寶，受持五戒，明因識果，廣結善緣；佛光淨土是一個「善美的世界」，在佛光淨土裡，大家所看到的都是美麗的事物，所聽到的都是悅耳的聲音，口中所說的都是良言美語，手中所做的事情都是善行義舉；佛光淨土是一個「安樂的世界」，在佛光淨土裡，人與人之間沒有嫉妒，只有尊重；沒有憎恨，只有祥和；沒有貪欲，只有喜捨；沒有傷害，只有成就；佛光淨土是一個「喜悅的世界」，在佛光淨土裡，人人都遨遊在和煦的春風中，家家都共沐在佛法的慈光裡，時時都是良辰美日，處處都是般若天地。

第三、佛光淨土是五乘同居共生的淨土。

佛光淨土是五乘共法的淨土，五乘就是：人、天、聲聞、緣覺、菩薩。在中國有儒、釋、道三教，在西方則有天主教、耶穌教。儒家講修齊治平，可綱維人倫，等於佛教的「人乘」思想；天主教、耶穌教主張生天，等於佛教的「天乘」思想；道家講返璞歸真、清淨無為、任性逍遙，等於佛教的「聲聞、緣覺」乘思想。人間佛教重視當下的淨土，致力於解決人間各種問題，所謂「以出世思想，作入世事業」，屬於菩薩乘的思想；主張「人成即佛成」，也就是以聲聞、緣覺出世的思想做人天乘入世的事業，進而實踐菩薩道的慧業。

在佛教的五乘中，人天乘的佛教重於入世，聲聞緣覺乘的佛教重於出世。而佛光淨土是具有人天乘入世的精神和聲聞緣覺乘出世的思想。佛光淨土是以菩薩為目標，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自覺覺人。因此，五乘佛法的調和，也就是佛光淨土的思想。

佛光淨土融和「五乘佛法」，五乘佛法各有其淨土，將其特色融和包含即是佛光淨土，其為智慧光明所在，因此「有佛光普照之地，即是佛光淨土；有法水常流之處，即是佛光淨土；有僧伽菩提之田，即是佛光淨土」。

第四、佛光淨土是各宗淨土融和的淨土。

佛光淨土是諸佛淨土的總歸，經典中有多種淨土思想，各有其殊勝之處。然而華藏淨土是以佛果的境界來看待一切，故難為一般眾生所理解；藥師淨土雖好，但現代科技文明一日千里，許多已開發國家已經達到藥師琉璃淨土衣食豐足、住行無缺、醫藥發達、生活無憂的境地；極樂淨土因須念佛念到一心不亂，方能決定往生，似嫌太難；彌勒兜率淨土雖然較為簡易，將來猶須下生人間；唯心淨土主張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行者容易認為泛談；維摩淨

土雖是不二法門的人間淨土，唯若不深究，則易被誤導為在家佛教……。融攝各種淨土的精華，而又能落實人間的淨土，就是「佛光淨土」。

佛光淨土是現世人生最需要的淨土，大師為了建設佛光淨土，他把佛光山建設成為生亡皆可往生的人間淨土，他創辦佛光精舍，提供老者安單；設立大慈育幼院，撫孤育幼；創設佛光診所、雲水醫院、萬壽園等，讓人的一生生老病死都可以在佛光山完成。尤其成立功德主會，讓有功於佛教的人士，現世就可以得到功德的彰顯，不必等到往生才能獲益於來世，因此佛光淨土是當生成就，是現世就能獲益的淨土。

佛光淨土的思想在現世人間中，具有積極的意義與價值，也是修行的重要法門。現在社會積極提倡「環保」，大師認為，其實「環保」在佛教裡就是「淨土運動」。「環保」是居住環境的保護；「淨土」是國土世間（三種世間之一）的淨化之外，還有身心的淨化。如果把「環保」的理念從淨化環境進而淨化身心，當下就是人間「淨土」。所以大師說佛教是一個很有環保意識的宗教，阿彌陀佛是個最優秀的環保專家，也是偉大的工程師。阿彌陀佛把極樂淨土建設成黃金鋪地、七寶樓閣、七重欄楯，極盡莊嚴清淨；不但沒有空氣污染、水源污染，也沒有噪音、毒氣、暴力、核能等公害，尤其沒有三惡道，有的是「諸上善人，聚會一處」，因此極樂淨土一直為人所嚮往。

其實佛教的淨土思想，並不僅屬於淨土宗，淨土信仰遍通於全體佛教，淨土是指清淨國土，也就是清淨功德所莊嚴的處所。諸佛菩薩為度化一切眾生，在因地發廣大願力而成就；因為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因此也就有十方無量的淨土。例如彌勒淨土、彌陀淨土、藥師淨土、華藏淨土、維摩淨土。而釋迦牟尼佛的示現成道，偉大的本願就是在於淨化人間，期將娑婆穢土轉化為清淨國土，這也是屬於淨土思想的範疇。

在這麼多的淨土當中，哪個最殊勝？大師認為，所謂「佛佛道同」，如《藥師經》說：若有人稱念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的名號，一樣可以往生極樂淨土。所以佛教徒不必一定要計較這個淨土、那個淨土，只要修行的功夫到達一定的程度，想要往生哪個淨土，就可以到哪個淨土去。

甚至天台宗主張「一念三千」，十法界都在我們的一心之中。我們的心生起了一念的清淨心、慈悲心、喜捨心，那就是淨土；如果貪瞋、惡毒、邪見，那就是地獄。

一般學佛的人，大多希望死後能夠如願往生各種淨土，不過彌陀淨土還是最為一般人所熟悉、嚮往，因此大師比照極樂淨土的殊勝，指出建設人間淨土的條件：

第一、要有美好的環境：道路如極樂世界一樣的平坦，房屋建築、樹木花草像極樂淨土一樣的整齊。環境非常乾淨，公共設施非常便利，社會中只有公益，沒有公害，只有美好，沒有髒亂。

第二、要有安全的居所：所居之處，沒有壞人的侵犯迫害，沒有颱風、洪水、地震等天災。家庭四周都是公園、學校、圖書館、文化中心，到處都是樹木花草。鄰居都是有道德的善友，外出旅行方便而自由，看到的都是慈祥的面孔，聽到的都是美好的音聲。

第三、要有善良的親友：親戚朋友都是正直高尚人士，不以金錢相結合，不以酒肉享樂相交往，大家以論道做朋友，以知識來做朋友，以修行來做朋友，以服務、喜捨、布施來做朋友，彷彿極樂世界一樣，諸上善人聚會一處。

第四、要有自由的生活：在家庭或社會上，無論身處何處，都不會有危險、有迫害。政治上，人人有自由參與的權利；商業上，人人有自由經營的權利；活動上，大家都可以自由參加正當的娛樂活動。人人享有自由，並且尊重、不侵犯他人的自由。

第五、要有淨化的感情：人又稱「有情」眾生，人的生存從情愛而來，少不了感情生活。可是感情最容易被污染，像盲人瞎馬一樣危險，因此必須以智慧來淨化感情，以慈悲來引導感情。

大師強調，要想在現世的生活建設淨土，最重要的是必須改變觀念，改變心理；心念不改，每天在貪、瞋、癡裡打轉，即使走遍天下，甚至到西方極樂世界裡，那也不是我們的淨土。（《人間佛教系列·禪淨篇·淨土思想與現代生活(一)》）

大師的意思正是說明，淨土的成就，要從自我做起，從自我的修行、修心上著手，是則所謂「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只要身心淨化，佛性自顯，當下就是佛國淨土。因此，「佛光淨土」不僅要建設在人間，更要建設在個人的身心淨化上。對此大師提出實踐之道：

第一、實踐眼耳鼻舌的淨土：面帶微笑、眼露慈光、誠懇傾聽、常說愛語、對人關懷、鼓勵慰勉、隨手幫助等，這就是六根的淨土。

第二、實踐行住坐臥的淨土：舉止端莊、行儀穩重、起居有時、進退有據，一切合乎律儀，這就是行住坐臥的淨土。

第三、實踐人際間的和諧淨土：與人交往，熱誠主動，講話幽默，待人有禮，常存體諒，心懷感恩，人際和諧，當下淨土就在人我之間。

第四、實踐居家環境的淨土：居家環境，保持寧靜、整潔，懂得佈置、美化，這就是居家的淨土。

第五、實踐思想見解上的淨土：積極樂觀，凡事往好處想，不偏激、不消極、不悲觀，具正知正見，常想真善美的好人、好事，如此自能從思想上建立淨土。

總之，佛光淨土的建設，主要是透過人間佛教的弘揚，把佛法落實在人間，融入到生活裡，深植在每個人的心田中，讓人人心中有佛，則眼睛所看的都是佛的世界，耳中所聽的都是佛的聲音，口中所說的都是佛的語言，心中所想的都是佛的恩德；當身心獲得淨化，當下就是佛光淨土現前，就能過著解脫自在的佛化生活。所以，諸佛的淨土很多，各有特色，但是能夠當生成就的「佛光淨土」，最為殊勝，這也是人間佛教的價值所在。

「人間佛教」隨著大師多年的弘揚，如今不但走進「人間」，而且走入「人心」，現在只要一談論到「佛教」，「人間佛教」便無可避免的被提及，「人間佛教」一詞，堪稱是這個時代最為膾炙人口、最讓人耳熟能詳的用語，「人間佛教」已然是「佛教」的同義詞，「人間佛教」就是「佛教」，「佛教」就是「人間佛教」，兩者已經不可分割。

然而早在五十多年前，大師在台灣積極弘揚人間佛教，當時佛教界並不認同，批評、譏諷、不屑的聲浪紛至沓來；時至今日，台灣佛教界一些大德紛紛爭說「人間佛教」是自己所倡導。對此大師欣喜的說：「這是好現象，表示時勢所趨，今日已無人排斥人間佛教，佛光山正應把握此機緣，好好發揚人間佛教，非為個人，為一切眾生也。」

大師為法為教的願心，始終熾熱，從來未曾冷卻。如今隨著佛教界對「人間佛教」的認同，「人間佛教」儼然已經「統一」了佛教界，達成佛教界難得僅有的一次「共識」，這是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獲得舉世肯定外的另一項成就，或許是大師所始料未及的，但總是值得欣慰！

結語

星雲大師一生弘揚人間佛教，他的思想、人格，他的道德、行儀，他的事功、言教，乃至他的修行體驗、人生閱歷，尤其是他對世間的影響、貢獻，都非筆墨所能盡述，想要研究星雲大師的一生，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師生逢社會變遷、世紀交替的大時代；他一生走過戰亂的流離，度過貧苦的困頓，受過佛門的棒喝、嚐過政治的迫害。但是，儘管人生之路飽受滄桑，受盡挫折，十二歲出家的他，發大弘願，以推動人間佛教為己任。

大師為了改革陋習因循的守舊佛教，他創辦僧伽教育，培養僧才，為賡續佛教慧命遍灑菩提種子；他撰寫文章、編輯雜誌，埋首於佛教的文化工作，為現代佛教注入一股朝氣蓬勃的新動力；他一襲袈裟，走遍世界，把佛教從台灣帶到世界五大洲。大師對弘法，有他的堅持；大師對自己，也有深深的期許。他的心境在一首以自己的法名所寫的小詩中，流露無遺。

夜晚，我愛天空點點明星，
白天，我愛天空飄飄白雲；
 無論什麼夜晚，天空總會出現了星；
 無論什麼白天，天空總會飄浮著雲。
星不怕黑暗，雲不怕天陰；
點點的星，能擴大了人生。
片片的雲，能象徵著自由。
 花兒雖好，但不能常開；
 月兒雖美，但不能常圓。
唯有星呀！則嬌姿常艷，萬古長新；
 藍天雖青！但不會長現，
 大陽雖暖，但不能自由。
唯有雲呀！則萬山不能阻隔，任意飄遊，
 夜晚，有美麗的星星，
 白天，有飄動的白雲。

大師一生充滿苦難，但也因此更顯輝煌燦爛。他出生在北伐，十歲時因中日戰爭，隨著逃亡潮擠在萬千難民中，跟著人潮逃亡流浪。他住過車蓬，睡過神廟，也曾坐過多次的牢獄；他背負著現代思潮的衝擊，爲了改革佛教，受著各種排擠。但是，他就像是夜晚的星星，不怕黑暗，又像是白天的太陽，不自覺的散放光芒，普照大地。

大師一生服膺於香嚴智閑禪師的「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雖然從小生長在貧苦的家庭，但是他慶幸自己有福報在叢林參學，能與諸上善人同受大冶洪爐的磨練。他雖然沒有受過正式的學校教育，但是圖書館裡無言的老師，都增上了他的學養。他常說自己小時候並不是一個很聰明的兒童，但是在一次次的禮拜觀世音菩薩的宗教生活裡，他獲得了體驗，從此偶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大師的一生，無時無刻不像日月一般的光照寰宇，很多人因爲大師的一句智慧法語而改變了一生，因此視爲貴人，對他敬仰、佩服不已。大師何以有那麼大的智慧、能量？何以能夠利濟那麼多的眾生？雖然大師自述自己小時候並不聰明，例如《古文觀止》裡的一篇文章，別人二、三天就能背得滾瓜爛熟，他花了二、三個星期的時間，卻還是背不來。不過，這是十六歲以前的情形，十六歲以後情況突然有了改變。大師如此形容自己：「好像忽然開了竅似的，所有書本一經過目，裡面的道理、知識，就像排山倒海似的湧入心裡，從此成績突飛猛進，每次考試都是名列前茅。」甚至有一次考試，歷史得了九十七分，大師自覺應該可以拿滿分一百，卻因疏忽被扣了三分，爲此還生氣到飯都吃不下。

儘管大師一時之間忽然智慧大開，但是當時的老師卻心存懷疑，不相信大師有此實力，所以在學期未了的總成績，刻意給了他很低的「印象分數」，甚至比平時被公認為不如大師的同學還要低。當時大師雖然覺得老師不夠公平公正，但是他並沒有生氣，只是暗暗的告訴自己，以後要做一個公平公正的人。

大師善於以別人的言行做為借鏡，用以激勵自己、改進自己。他說：「別人不好沒有關係，自己好才是重要。當我們看到別人不好，不是要去打倒他，或是跟他鬥，而是應該要自我改進。」由於大師的觀念、思想、風格與人不同，所以肯定他能在眾人之中脫穎而出。

大師崇高的人格，可以說是從小養成，也可以說是與生俱來。小時候因為家貧，加上外祖母的影響，因此養成大師勤勞、慈悲的性格。他經常在家人外出工作的時候，自己動手整理家務，只為讓父母回家有一個驚喜。他經常一早就外出撿狗屎、牛糞、鐵釘等，把換得的錢存下來，當家裡需要用錢時，適時的拿給母親貼補家用。對於自己小時候撿牛糞、拾鐵釘一事，大師流露出赤子之情說：「原來我從小就懂得資源回收，從小就具有環保的觀念」。

由於大師從小就勤勞作務，舉凡燒水、煮飯、劈柴、牧牛、犁田、插秧等，他都一一做過，因此從生活的工作經驗裡，他學會了重視實際，而不是只會空講理論，所以後來他弘揚人間佛教，也是本著實踐的精神，從弘化中把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落實在人間。

大師一生雖然沒有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但他十二歲在棲霞山出家後，於佛教的律下、教下、宗下，接受了一連串完整的佛門教育。大師雖然承襲佛門古老的傳統教育，但是在關閉式的教育裡，卻早已知道佛教應該走向現代化、藝文化、通俗化、電影化的重要，因此他提倡「傳統與現代融和」。

大師雖然沒有受過現代教育的洗禮，也沒有受過寫作訓練，但是他的著作曾被民生、民本、中廣、警廣、軍中等廣播電台編成廣播劇播出。他的《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更是一再被編成電視劇，也曾拍成電影。他雖然沒有修過文學的學分，但是他對中外的文學涉獵很廣，曾被有名的《菩提樹雜誌》譽為「佛教的文藝明星」。

大師本是一介僧侶，受的又是傳統的佛教教育，但是他被人稱為「政治和尚」，可見他的思想很有社會性與時代性，能夠「與時俱進」的瞭解國家社會的運轉與需要。大師從小雖然在棲霞、寶華、焦山、金山、天寧等叢林裡過著關閉的生活，但是他能站在佛教傳統保守的立場，應邀進入各級學院講演，到各種軍中說法，對各種社團提供指導。

大師對現代的管理學有其獨到的理念與心得，曾以佛教的《彌陀經》、《普門品》，申論各種現代的佛教管理法；他熟稔傳統的叢林佛教儀軌，手著《僧事百講》，對百千年來的叢林教育留下了軌範。

大師沒有學過建築，但他創建多所規模龐大的古剎，如佛光山的建築便是由他自己一手設計，幾可媲美一流的建築師。大師不擅於唱歌，對音樂也不感興趣，但是他提倡佛教音樂，台北工專吳居澈教授把他所作的詞譜寫成佛教歌曲，目前在大英博物館還有收藏。大師把佛教梵唄以現代的樂譜，配合國樂演奏，率領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巡迴世界各大歌劇院演出，如紐約的林肯歌劇院、雪梨歌劇院、台北音樂廳等，這些歌譜曲調都保存在台北市立國樂團。

大師制定的佛教儀軌，佛化婚禮、喪葬儀式、三皈五戒、八關齋戒等，都為佛教界所引用，從未引生異議。大師雖不擅英文，但曾在澳洲邦德大學、新加坡大學、香港理工學院、美國的哈佛、耶魯、加洲等大學做專題講演。他的著作被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西文、葡文、德文、法文、梵文等多國語言。

大師重視佛門律儀，護持傳統戒法，他在台灣曾參加過無數次的傳戒，擔任壇上十師，甚至親自到印度傳授國際三壇大戒，以得戒和尚的身分為來自錫蘭、尼泊爾、緬甸、泰國、印度等二十多個國家的戒子正授，恢復失傳已久的南傳比丘尼戒法。他一方面恢復傳統戒法，但又推動佛教的革新，倡導眾生平等，尤其對促進佛教比丘、比丘尼兩性僧團的平等，以及在家、出家二眾的平等，功不可沒。

大師從小生活刻苦自勵，叢林的教育養成他雖然年過古稀之年，但他隨遇而安，即興生活；一桌一椅，都能睡眠；茅棚陋室，也可安居。平時三餐，只以麵飯為主，不嗜零食，也不用水果，而他身體健康，甚於常人。他一生沒有假期，自詡「人生三百歲」，要求自己的人生工作要有三百歲的價值。他一生從不為個人儲蓄金錢，也不購買物品，但他對金錢揮灑自如，能為佛教創建百千萬元費用的道場，甚至為社會創辦大學、衛星電視台、報紙等。

大師願力宏深，先後在世界各地創建二百餘所道場，及多所美術館、圖書館、出版社、書局、電視台、報紙、雲水醫院、佛教學院、中學和大學；大師教化宏廣，門下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僧眾弟子千餘人及信眾百萬。

大師一生雖然沒有領過一張正式的畢業文憑，但是從他手中接過畢業證書的學子不計其數；大師不曾跨進過大學宮牆，但他在國內外創辦四所大學，並曾受邀出任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首任所長，也曾應聘在文化大學和東海大學教書多年，而且是教育部認可的學位審查人，更是第一個得過教育部獎章的出家人，他並先後榮獲美國東方大學、泰國瑪古德大學、朱拉隆功大學、智利聖多瑪斯大學、韓國東國大學等多所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

大師一生得獎無數，教化無數，閱人無數；他曾造訪泰國國王蒲美蓬，建議泰國應容許大乘佛教的傳播；他見過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為佛教在菲國的傳播開啓機緣；他曾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暢談中印文化，也曾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共祈世界和平；他曾面邀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訪問佛光山，對方欣然應邀，但在訪問日期決定後，卻因發生「安華事件」而臨

時取消。在台灣，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等總統或多次召見，或上山親訪；在佛光山，大文豪索忍尼辛、國畫大家張大千等，也都曾經上山請法。

大師堪稱是當代的一位奇人，很多別人不敢做、不能做的事，只要他覺得對眾生有益，無不全力以赴。他於一九九一年力促美國國會通過移民法的宗教簽證新法案，從原先「必須有兩年神職資格」始能取得宗教簽證，改為「只要是在宗教團體內服務即可」，其範圍包括傳教士、專業人才、宗教成員，同時一次可簽五年。他在一九八八年美國西來寺落成之際，促使「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一次走出亞洲，到美國洛杉磯的西來寺召開第十八屆會議，並於會議中打破慣例，首度把兩岸代表同時請上會議桌，由此漸次開啓了兩岸日後頻繁的良好互動，事後人稱這次成功的會議為「星雲模式」，這也是啓發本文題為「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之由來。

星雲大師是世界之寶，他所開示的佛法是人類共有的寶藏，如他所說：「世間上再多、再大的問題，除了一些不可抗拒的天災以外，都是源於人爲的因素；因此，如何突破困境，解決世間的問題，唯有靠人類自我覺醒。」（《星雲日記》）大師堅信「世間上沒有不能解決的事，問題在於能不能得遇佛法，肯不肯依止佛法」（《佛光教科書·佛化家庭篇》）。他認為佛法是純真、純善、純美的真理，不同於世間的知識有善有惡，如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佛法能夠啓發人類本自具足的真如佛性，能夠使人轉惡爲善、轉迷爲悟。因此，今天的普羅大眾，如果人人都能接受佛法的教化，人人都能開發自我的真如佛性，人人都能以佛心待人，人人都能無我無私，則人際間自然沒有你爭我奪、爾虞我詐，自然能夠相互尊重、敬愛，彼此包容、合作；推演開來，政治必然清明、社會必然安定、家庭必然和諧、人民必然安樂。因為「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人心淨化，天下豈有不太平之理？所以面對舉世紛紜擾攘的諸多亂象，根本之道在於淨化人心，這就是大師積極推動人間佛教的立意與目標所在。

從本文所列舉的諸多事實證明，星雲大師所提倡、推動的人間佛教，已對當代社會人心產生震聳發聵的啓迪作用，其影響是深廣而久遠的。大師的一生，實在值得吾人大大研究，本文雖從「說法的語言不同」、「弘化的方式不同」、「爲教的願心不同」、「證悟的目標不同」等四個方向，略述大師一生對人間佛教的弘揚與實踐；然而事實上，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理念之崇高、大師的人間佛教精神意涵之浩瀚，尤其大師在實踐人間佛教的過程中所展現「爲教爲法，無我無私」的偉大行儀，豈是拙筆所能描繪於萬一？之所以不揣淺陋，只是希望藉此拋磚引玉，祈願未來有更多人一起來研究，藉由「『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之帶動，佛教能繼續發揮並擴大他對社會的教化，終而達致世界和平，把佛光淨土真正建設在人間，此乃人類之福，眾生之幸也。